

夢想

DIAGEO THE KEEP WALKING FUND
帝亞吉歐 夢想資助計畫

放膽做

轉動世界的力量在你手上！



11TH

堅持 × 展望 × 永不退縮

我的夢想，我作主，
告別紙上談兵的白日夢！
實踐的路，勇敢邁出下一步。
今天，我為夢想挺身而出！

目錄 CONTENTS

008 / 推薦序

010 / 評審推薦短文

018 / 主辦單位序

020 / 捕捉人生光影的人文攝影師 | 吳建衡

034 / 7 天橫越美國 5000 公里的勇腳騎士 | 阮建曄

048 / 「不設限」就是我的人生——光腳滑水冠軍林芝韻 | 林芝韻

062 / 全力以赴的紅面棋王 | 周俊勳

076 / 一輩子的事情——水下鯨豚拍攝計畫 | 金磊

090 / 夢想城鄉，創造一個和解共生的社會 | 徐敏雄

104 / 恐懼是生活的平常——連德安的雪橇夢 | 連德安

118 / 從台東到台灣，為司法通譯而戰的鋼鐵英雄 | 陳允萍

132 / 運用 3D 列印帶領指尖上的眼睛「看見」豐富世界 | 陳立超

146 / 在九孔池養珊瑚的冰海精靈 | 陳映伶

160 / 為愛奮戰——改善腦部手術的創新醫療研發 | 黃博浩

174 / 到世界各地散播音樂種子的音樂農夫 | 黃裕翔

188 / 生命有多重——「街遊計畫」看見無家者眼中的台北 | 曾文勤

204 / 關於帝亞吉歐 (DIAGEO)

208 /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活動緣起

212 / 夢想・臺灣 | 歷屆得獎者記錄

218 / 夢想・世界 | 歷屆得獎者記錄

KEEP

WALKING

本書意象

朝著夢想，出發吧

創意加上行動力，渴望加上實踐力

所有瓶頸一一突破，挑戰前方所有困難

我的夢想，放膽做



推薦序——

竭盡全力，放膽追夢

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志朗

這本書訪問了第 11 屆每位得主，引領讀者一起探尋他們的築夢之路，在本書出版的此時（2017 年），我參與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評審已經 13 年，看過數百份企畫書，認識許多不同年齡層的梦想實踐家；這些人之中，有 30 歲以下擁抱未來無限可能的青年，也有 50 歲以上始終堅持逐夢前行的熟齡實踐家，每一個站在台前陳述他們夢想的入圍者，都讓我深刻感受到，逐夢沒有年齡的限制，他們的相同點都是對於實現夢想的堅持和全力以赴的熱情。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一直支持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因為我真的看到了一個企業有心，願意出資幫助這些沒有資源的人，鼓勵他們完成對社會有貢獻的梦想，而且這份支持，持續十多年，不曾間斷。當然我也要感謝所有梦想家的努力，台灣因此而有往前的動力，再加上夢想資助計畫平台的幫助，讓這些正面能量得以擴散、發揮影響力，讓許多議題受到重視、得以解決，也讓更多人受惠，進而改善社會，朝更美好的境界發展。這些年參與評審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些梦想家持續報名而未能受到評審團的青睞，借此機會我想告訴他們，將格局放大，心胸放寬，並且堅定自己的心志，莫忘初衷，終有實現夢想的一日！

本屆得主的夢想類型依舊多元繽紛，計畫執行成果展現了各種活力樣貌。知名視障鋼琴家黃裕翔立志成為音樂農夫，透過「散播音樂種子」資源募集平台，號召各界捐助二手樂器和樂譜給偏鄉孩童，

並親自前往偏鄉小學以演奏互動與學生們同樂，散播音樂種子，讓快樂音樂遍地開花。第 8 屆得主吳建衡在「台灣三太子出巡全世界」計畫後，以紀實攝影計畫再次感動評審團並入選為第 11 屆得主，他以世界人文攝影師為目標前往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忠實拍下當下所見所聞，我們期望他能透過影像帶領國人看見台灣之外的世界。

熟悉 3D 列印科技的陳立超與視障學校師生合作，透過 3D 列印教具讓視障學子提升學習效果，並建立 3D 教具模型資料庫，讓視障朋友可以認識世界的更多樣貌。連續 4 年報名、首度獲選的水下鯨豚攝影師金磊，以 14 年拍攝鯨豚的豐富經驗，持續在台灣海域進行水下鯨豚的影像拍攝，並將拍攝技術傳承給更多專業團隊，為台灣的海洋保育、教育研究盡一份心力。

每一項計畫都是一個改變，都是讓台灣前進的里程碑。第 11 屆得主的夢想計畫類型涵蓋社會公益、體育、人文藝術、生態環境保育、醫療五大領域，計畫執行至今成果斐然，本書記錄了 13 位得主放膽築夢的故事，其中有喜悅、有挫折、有感動，透過這些故事，我們期待可以讓更多人重新拾起未竟的梦想，當你想起那曾經熱血的夢想，歡迎你和這 13 位得主一樣「夢想，放膽做」！



11th KWF 夢想專書 評審推薦文

〈依評審姓名筆劃排序〉

實踐「台灣夢」的大平台

在最近出版的華山年報，特別選定 The Keep Walking Fund 為 2016 年度非典型文創代表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它從 2003 年迄今 14 年不間斷地打造一個平台，資助台灣人勇於實踐夢想。這個夢想資助計劃每年選定一個主題，廣發英雄帖，從五六百件申請案，經過兩天一夜的初審選出 40 件，再經過書面複審選出 20 件，最終面試決審選出 10 至 12 個實踐台灣夢的團隊、給予共計 1000 萬元的圓夢起始金。在往後的一整年，它更了不起的是扮演陪伴及啦啦隊角色，幫忙實踐者拍紀錄片及出書。讓這個計劃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第 11 屆夢想資助計劃的 13 位得主，他們圓夢的歷程即將出書，我回想選拔他們當天，十幾個評審為眾多充滿慈善熱情和體育鬥士的圓夢計劃，感動著欣賞著乃至不忍遺珠的共識，迄今仍然印象深刻。我相信他們實踐夢想的故事可以激發更多台灣人勇於築夢！恭喜他們。

王榮文 / 遠流出版公司 董事長

非常榮幸能參與第 11 屆 KEEP WALKING 資助夢想計畫的審查，讓我有機會與這些夢想家面談，了解他們的理想及努力，深深欽佩及感動。現在這 13 位夢想家，現身說法，將他們追求夢想及精彩的圓夢歷程與所有人分享。他們的事蹟告訴我們如何啟發、鼓勵個人興趣與專長，透過自我要求，鞭策自己以求達成夢想，真正實現「人盡其才」的理想，是不可錯過的絕妙好書。夢想家們全力奮鬥的精神，正是我們應該跟隨，用來勇敢追夢、實踐理想，成就卓越的標竿。

吳茂昆 /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

《夢想，放膽做》得主故事不在夢想、不在立志，而在「做」。這些朋友夠敏銳，看到問題與需求，身同感受，決心解決問題，不論有錢沒錢、內行外行，他們先做了。或是培育出珊瑚寶寶、或是為外籍移工、配偶建立司法通譯平台，上山下海，進出沙漠、冰雪地裡，或靜或動，模擬、嘗試、練習，失敗再來。流汗流血已成習慣，目標卻越來越清楚，達標的行動也越來越準確。最後，看似實現了個人的理想，也都讓人看見了台灣。

沒有夢想，人生渾渾噩噩。有夢雖美，只有去執行，人生才甘甜。這些得主就是見證。

柯華葳 / 國立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教授



「有夢有美更有夢」

人人都有夢想。

住在山中的孩子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城市讀書工作定居；花漾少女希望自己美麗有個寵愛她的王子；停不下腳步的少年郎總有走遍世界的憧憬；喜好挑戰的運動好手盼望有站上世界擂台的一天。

但是，夢都有醒的時候。

因為我家比較窮、離都市好遠；因為我必須先讀書工作；因為需要先存足夠的錢。因為現實不允許。

因為好多的因為，夢會醒、想會澀、夢想會淡忘。

現實中好多障礙，是夢想的軀殼與桎梏，只有夢中的自己可以離開軀殼，可以自由的追逐。

夢，可不可以不要醒，能不能不回到桎梏的現實。

有夢想，便會有另一個夢想，甚至祈禱，「誰願給我機會，實踐夢想」。

感謝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進來看看，有多少夢想在這得到支持獲得實踐。

胡哲生 / 輔仁大學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 教授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理事長

翻轉生命軌跡

2014 至 2016 的兩年間，你的生命軌跡是否有了改變？還是一如往常？

一樣的生活，一樣的工作，一樣在公司或住家的方圓百米解決三餐？

接到 KEEP WALKING 計畫主辦單位的來信，才想起兩年前曾經參與夢想資助計畫的評審。翻閱著兩年前得獎者的夢想實踐成果，我的思緒回到兩年前那間會議室，一個個懷抱夢想的候選人戰戰兢兢的輪流進行夢想簡報。那一天，有十多人翻轉了後面兩年的生命軌跡。

我繼續翻著成果報告，有幾個字眼不斷地在我眼中出現，在不同的人物故事裡出現，「試」、「嘗試」、「試試看」……對沒錯，這些得獎者的共同特質或許就是勇於嘗試，挑戰生活的規律、挑戰社會的規律、挑戰一切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規律。試試看，或許生命的軌跡就此改變。

恭喜第 11 屆的得獎者完成夢想，也期望看到本書的讀者勇敢翻轉生命軌跡，只要……試試看！

徐文彥 /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



大家好！我是孩子的書屋陳俊朗，第五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得主。

夢想通常很個人，常不見容於周遭，少人祝福，多人懷疑，愈親近的人也許反對愈激烈。

逐夢通常是長長的過程，困難多，孤單多，甚至舉步維艱。

但也在這樣的歷程中，懂了：

逐夢其實就是實踐自己的過程，常常無關名利，無關掌聲。

人生其實也就是尋找自己，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最後花一輩子做完這件事的過程。

這途中，花開花也落，繁華或凋零，一切如常，只是懂了，多了很多釋懷與怡然。

孩子的書屋 17 年，是我的逐夢過程，一起加油。

陳俊朗 / 孩子的書屋 創辦人

夢想 從自我實踐到協助他人築夢

夢想，是心靈深處最期盼達成的願望，經由外在堅強行動力的踏實完成，絕對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帝亞吉歐公司自 2003 年起，十多年來以「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贊助有遠大夢想之士，有機會履行夢想，成就人生，其成果與影響力彌足珍貴，實足令人感佩與肯定。第 11 屆的夢想家，從起心動念到實踐，有許多已超越自我生命的期許，進而邁向更遠大的社會支持力。許多夢想家透過自己夢想實踐過程，改變他人的生命，扶持更多弱勢邊緣人有築夢的機會，這些故事生動的紀錄在本專書中，誠摯邀請您靜心品閱……

陳郁秀 /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中華電視公司 董事長



讓台灣的美好動力不斷得到激勵！

KEEP WALKING 每年的申請案，對於參與評審的人來說，都是一個經驗的更新和知識的洗禮。

我們從中看見台灣許許多多角落的人，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可能是體能項目的挑戰、可能是天涯海角的探險、可能是偏鄉異地的人道援助、也可能是創意美學的發揮，不斷展現活力與智能……

我慶幸有緣多年參與這個計畫的審查，希望 KEEP WALKING 可以持續 KEEP WALKING，讓台灣的美好動力不斷得到激勵！

黃碧端 / 中華民國筆會 會長

真的讓夢想成真！我們從小到大都有或大或小的夢想，但要付諸實現真的很難，從沒想到讓它成為真實。第 11 屆夢想資助計畫的得主們，為了圓夢都勇敢採取了行動，有些是達成了個人的目標，例如七天橫越美國 5000 公里的勇腳騎士，或是光腳滑水、雪橇競賽的運動夢想；也有些是攸關大眾利益的事項，像是改善腦部手術的創新研發及用 3D 列印魔法改善盲人教材，都是影響深遠的計畫，帶給人類莫大的貢獻。「機會到了就把握吧！」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給了機會，所有得主把握當下，讓夢想不再只是夢想。

潘祖蔭 / 八大電視台 執行副總經理



第 11 屆評審和台灣帝亞吉歐總經理王孝倫合影



主辦單位序——

夢想放膽做，有夢不孤單

台灣帝亞吉歐總經理 王孝倫

每個夢想都有被實踐的可能，差別在於我們是否有勇氣去完成。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經歷了十多年，我們持續在觀察社會中正在發生的現況，回顧 2015 年，台灣發生了許多大事件，社會衝突與對立不斷；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戰爭頻傳、病毒演化肆虐、空難事件層出不窮。這一切，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們也發現，年輕人談起未來充滿了不安全感，對於未來也不再有所衝勁，「小確幸」成為大家談論的焦點……。

「如果你渴望改變，就要不畏困境、傾全力投入並持續向前邁進。」這是我覺得帝亞吉歐希望傳達的精神。於是，2015 年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決定以「夢想，放膽做」作為主軸。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局勢中，鼓勵年輕人把握當下，即使在築夢路程上會面對許多不確定與挫折，也要以無所畏懼的膽識與行動力邁出堅定步伐、走出人生的舒適圈，接受挑戰。

看到這一屆夢想資助計畫得獎領域非常多元，包含 3D 科技、體育、醫療、生態保育、社會公益、法律通譯和藝文推廣等不同面向，也顯見台灣有越來越多朋友對社會議題有更多的想法與關心，不僅為社會公益與人民福祉付出許多心力，也願意挑戰自我能力與極限，為自己的人生留下精彩的軌跡。這是帝亞吉歐非常樂見的發展，我們希望透過夢想資助計畫的參與，為台灣社會上帶來更多改變的契機。

我們相信善的力量會循環，會一直壯大！因此也促使我們努力

將夢想資助計畫打造成最完善的公器平台，希望能邀請更多企業夥伴，大家共同攜手把夢做大，成為夢想家最有力的後盾。唯有結合更多的企業資源，我們才能讓更多有代表性的夢想能實踐、甚至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我想，這才是 KEEP WALKING 能走更遠的終極目標，就讓我們一起勇敢逐夢吧！





捕捉人生光影的 人文攝影師

吳建衡說：「對我而言，沒有什麼夢想或不夢想，因為所謂夢想就是『做』跟『不做』而已，我看到很多都會把『夢想』掛在嘴邊，但都沒有實際去做，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KEEP
WALKING 吳建衡



咖啡廳門把上掛的鈴鐺響起，「嗨！」映入眼簾的是一位穿著輕便休閒，戴著粗框眼鏡的年輕男子。就跟平常你我走在馬路上不斷擦肩而過的人一樣，但是實際上，他卻是第 8 屆與第 11 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得主，正往世界知名人文攝影師的路途邁進的吳建衡。

在等待吳建衡的期間，心裡很是忐忑，因為先前就看過他的攝影作品，每一張照片都令人不捨轉移目光，想到待會還要幫他拍採訪花絮照，根本就是「關公面前耍大刀」，焦慮到想立馬奪門而出，永不回頭。

「你喝什麼？」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吳建衡這樣問我，就像跟朋友見面聊天一樣，減緩了我不少的焦慮。

不依憑別人的快樂

從過往不論是他在 23 歲時以三太子的服裝到 72 個國家大跳電音三太子或是到各大單位演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快樂」、「勇氣」、「夢想」這三個詞，我很想知道對於這三者，他是如何去定義的，沒想到他居然回答：「我一點都不快樂啊！你在我身上哪裡看到快樂？」

這個答案著實令人震驚。

原以為像這樣有夢想並且確實實踐的人，應該心裡都是感到快樂又富足的，想不到答案這麼出乎意料！

「快樂……，的確，我沒有很多錢，而且跟其他人相較之下，我沒有很高的物質慾望，可是從小一直到現在，我都在做想要做的事



巴基斯坦街頭一隅



情，就算別人阻攔我、反對我，我也要去做，因為做這些事情會讓我的內心感到很滿足，所以我很慶幸一直以來我都在為自己而活，覺得還蠻快樂的。」帶著沉穩內斂的語氣，吳建衡這麼告訴我，但是這些話背後，卻藏著無限多個不被人理解的辛酸，我想，這應該就是他所謂的「不快樂」吧！

雖然不被其他人支持，但卻秉持著信念，勇敢去做想做的事情，快樂，原來可以不依憑別人就獲得。

旅行，讓我不一樣

在台灣很多學生拚命地在學科上耕耘，覺得讀書就是通往美好未來的唯一道路，對於技術性的才能培養，甚至是思考人生遠程目標都沒有辦法做到，每天去學校想著如何得高分、名列前茅，苦熬多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學了，歡快地度過四年，再投身於職場中，當個符合社會期望的白領族。

然而，很多人心中想像的未來並不是成為一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誰不曾想過要走出和別人不一樣的路？但卻迫於現實、金錢、父

母期望、社會既定印象，對於未來越趨迷茫，所以只好乖乖當個上班族……，連自己的夢想是什麼都不知道。

吳建衡「慶幸」自己不是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不執著於一般父母給孩子的讀書路徑，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旅行，讓他看到更多不一樣的視野。透過旅行增進自己的外語實力，也透過旅遊，發現自己並不是塊可以乖乖坐在書桌前就能獲得美好未來的料，他的夢想，藉由旅遊來完成。

23歲那年，因為受夠外國朋友老是將「台灣Taiwan」誤認為「泰國Tailand」，只因他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叫做「台灣」；因為這樣的原因，吳建衡興起要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意念，毅然決然揹著十幾公斤重的三太子服裝，一個人，沒有多少盤纏，勇敢前往印度，開啟電音三太子遊72國的夢想之路。從南亞、非洲、南美開始，再回到台灣，這一路走來，他回憶：「小時候我不愛讀書，在家裡我和兩個妹妹相比，成績是最差的，雖然對書的世界完全提不起勁來，可是我卻發現旅行是一個可以提高我的執行力的事情，之後便開始三太子壯遊的故事。」

用刪去法找到夢想吧

吳建衡說：「對我而言，沒有什麼夢想或不夢想，因為所謂夢想就是『做』跟『不做』而已，我看到很多人都會把『夢想』掛在嘴邊，但都沒有實際去做，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看著眼前與我對話的吳建衡，彷彿看到了勇氣的能量在跳躍。

但是這時候我就想起許多人根本沒有辦法「實際去做」，因為



阿富汗放牧的女孩

巴基斯坦生活一景



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所以也沒有所謂的夢想，一個人如果連目標都沒有，那該怎麼努力，該如何實踐夢想？因為我也曾經是這樣子迷茫，那種痛苦是旁人無法體會的，只能自己想辦法去排解煩悶，努力尋找到一絲曙光。

吳建衡用堅定的語氣告訴我：「我覺得不見得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而可能是因為從小到大被很多大人跟環境否決，所以慢慢地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完成想做的事情。但也一定有不知道該怎麼找到夢想的人，我認為，你一定會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所以用刪去法，慢慢地過濾出你不想做的事，最後就會知道想要做的事有哪些。」

這番話看似說得一派輕鬆，好像對於他來說，「夢想」就是可以如此簡單去界定與達成，我以為他在夢想這條路上，不曾迷惘過，但實際卻不然。

把別的國家的故事帶回來，把台灣的故事帶出去

做完三太子的計畫之後，雖然決定要繼續往攝影之路的梦想邁進，但他卻有一度放棄過。



印度慶典





「因為我覺得我做不到。」跟剛才堅定的眼神不同，在講這句話的時候，吳建衡的眼神略顯黯淡，語氣有些沮喪。因為覺得做不到，而放棄，因為覺得對攝影的世界一概不知，單憑著熱情真的能做到人文攝影師這個夢想嗎？因為懷疑，他卻步了。

結束三太子壯遊回國後，演講邀約不斷，全台各間學校更是爭相邀請他來校園分享關於他的人生故事以及如何實踐夢想的方法，在演講當中，吳建衡一直告訴坐在台下一臉茫然的孩子們，要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直到某天，他忽然被自己點醒，「我一直告訴孩子們要拚盡全力實踐夢想，但我自己卻放棄

了我的夢想，這樣對嗎？」他的一個自我問答把他從畏懼的漩渦中拉出來。

「我覺得勇氣這個東西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慢慢地訓練及培養，從做一些小事情開始。」他決定鼓起勇氣，邁開腳步，正式往人文攝影師的道路前進。

對於吳建衡現在的目標：成為世界知名人文攝影師，可能很多人有跟我一樣的疑問：「電音三太子的夢想跟成為人文攝影師的夢想，這兩個領域也太不一樣了吧？」但他說，這兩者其實是一樣的。

三太子跟人文攝影師其實都跟旅遊有關，都是在世界各地奔走，而且當時他獨自去執行電音三太子的計畫時，許多影片的拍攝與照片的捕捉都得自己親自上陣，那時候的他對攝影技巧一竅不通，但卻開啟了另一扇夢想的門，讓他開始對攝影感興趣，想要更加努力地專研它。

其實他想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把別的故事帶回來台灣，把台灣的故事帶到國際。而且吳建衡希望台灣人可以多看一些國際事件及情勢，而不是拘泥在政治惡鬥、娛樂新聞等各種由媒體塑造出來的片面之詞，同時他也希望台灣人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故事，進而做出對這個世界更有意義的事情來。

所以我想，三太子跟人文攝影師，這兩者有不同嗎？答案應該非常明瞭。

透過照片，改變世界

「KEEP WALKING FUND 在我的夢想裡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



巴基斯坦人物寫真





巴基斯坦人物寫真

色，它幫助我完成三太子的夢想也支持我繼續完成人文攝影師的夢，希望我帶著這個正面的影響，再帶給更多人一些正面、積極的價值觀。」因為有第 11 屆的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金，讓吳建衡得以踏出第一步——前往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

我問他，去政治情勢如此緊繃的國家，難道不怕危險嗎？他回答：「不會啊，如果當下在那邊直接死掉，也無所謂，反正至少知道我是為了實踐夢想而死的，這樣就夠了，不遺憾。」

他由衷地認為，一張照片可以改變很多事情，許多歷史事件因為一張照片而改寫了它原本的結局，譬如說一張照片改變了南蘇丹的計畫、改變了越南戰爭的結局等等，所以他也希望能透過照片，去告訴台灣人，大家所看不到的世界角落正在發生一些慘絕人寰的事情，有機會、有能力就試著去改變這些人的環境，就算因為這樣而遭遇什麼危險，也沒關係，這是他目前最大的願望。

有許多攝影同好針對人文攝影的部分，私底下詢問吳建衡該怎麼拍出一張好照片，他告訴對方：「尊重拍攝對象，並與對方有一個平等的互動。」因為人文攝影並不是商業攝影，不用刻意去吹毛求疵光線的變化，只要忠實地呈現眼前所見，按下快門，就是一張好照片，回歸人文攝影的意義，其實它就是跟社會與世界議題的連結有關，並期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改變世界，讓世界更加美好，我想，吳建衡也是秉持著這樣的信念，才能拍出一張又一張撼動人心的照片吧！



從挫折中習得經驗，就是成功

訪談至此，我還是對人文攝影的概念有些模糊，於是便小心翼翼地不想顯出愚昧地問吳建衡：「人文攝影是一種跟社會議題有關的攝影方式嗎？」

吳建衡告訴我：「我不太在乎人文攝影的定義到底是什麼，我只希望我的照片可以與這個世界有所連結，讓這個世界有那麼一點點改變。」

「你曾經害怕、擔心在人文攝影師這條路上失敗嗎？」我提出質疑。

吳建衡回答：「我覺得沒有絕對的失敗跟成功，社會上定義的成功對我來說也不是成功，因為有些人可能很有錢，但他背地裡說不定做了許多骯髒醜惡的事情，這樣的人算是成功嗎？不盡然吧！所以我認為現在社會上定義的成功與失敗，是上一輩給我們的，而我們這一輩也有自己的定義，因此，人生沒有一定的失敗，只要你從裡面有獲取什麼經驗，或是學習到一些讓你更加進步的挫折，對我來說那都是成功。」

吳建衡表示，目前他努力地讓自己的攝影技術變更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像國際間知名的人文攝影師，拍攝出揚名國際的照片，並能夠確實地運用專長去改變世界。



當他回答完問題，我突然感受到一股「霸氣的快樂」，對於現代人這麼在乎的成與敗，他居然可以在一般人所沒有的認知範圍中，以自己的另外一種見解去定義，果然很有藝術家的「態度」啊！

訪談快結束時，吳建衡正色地說：「你一開始提到，對我而言快樂的定義是什麼，雖然對目前的我有些困惑，但我其實還是很快樂。人生就是一條自己奮鬥的路，我也知道人文攝影師這條路會很辛苦，而且成績也不是馬上可以看得到的，但我還是會繼續努力，所以再給我點時間吧！」

我發自內心地鼓勵他，相信他一定可以達成目標的，因為他有一顆面對困難，也打死不退的心，重點是，他是真心想為台灣，甚至是世界做點什麼的人，哪怕只是點小事，但那或許會成為歷史上的一大步也說不定。所以，我現在已經開始期待吳建衡的新作品了，也希望能夠在國際新聞版面上看到他的攝影作品，並如他所願地改變世界。▶





7 天橫越美國 5,000 公里的 勇腳騎士——愛心騎飛

迷路、遭遇熱帶氣旋、車子爆胎、後勤人員集體感冒……一直到完賽，這 7 天 11 個小時又 32 分鐘除了休息以外，分分鐘都需要緊繃神經，隨時應付突發狀況，因為既然來了，就必須完成比賽。

KEEP
WALKING 阮建曄



美國時間 2015 年 6 月 28 日的凌晨，四個來自台灣「愛心騎飛」車隊的單車騎士阮建曄、盧玄棣、黃儀光、蕭依婷，穿越沙漠、輾過高山，與熱帶氣旋爭道，和時差、溫差抗衡，以 7 天 11 小時 32 分鐘的成績，橫越美國 12 州、88 個城市，共計 5,000 公里，抵達地表最難單車賽事——「橫越美國自由車賽」RAAM（Race Across America）位於馬里蘭州安納波里斯市的終點，寫下自 1982 年以來，華人隊伍首支完賽的紀錄。

時隔一年半，我看著坐在對面的車隊隊長問：「當時你拉著屬於台灣的旗幟騎向終點時，有哭嗎？」膚色黝黑的他笑得有一點靦腆：「哭是沒有啦。以前在電視上看奧運選手得獎上凸台拿國旗，看到他們很激動，會不太懂，但是真正做到類似的事情時，我心裡會有一種感覺……，除非親身經歷，不然很難形容。」

我忽然覺得時間對他而言，只是踩踏、只是呼吸，他還是那個剛抵達終點，披著旗幟，堅持向主持人介紹自己中文名字的騎士，「英文名字是後來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才可以真正代表我來自台灣，我是華人，我的名字很特別，可以的話我希望你們知道。」



編號 T415 準備出發

他是，「愛心騎飛」車隊隊長——阮建曄。

他，三十多歲，是一個體重破百，健康亮紅燈的技術宅

採訪這天，微雨，體感溫度大約 10 度，白天是軟體工程師的阮建曄，剛下班就換上車隊的車衣、短褲，騎著單車來到我們約好的地方。坐進咖啡店裡的小沙發之前，他問我：「這裡好安靜，我們會不會吵到別人？」獲得再三保證之後，他坐了下來，露出黑到引人注目的發亮膝蓋，那是他多年征戰下來的勳章。

實在很難想像，他曾經是一個體重破百的技術宅。

提到過去。阮建曄輕聲笑說自己高中的時候很胖，不是因為升學壓力，主要是因為愛吃。跟同學一起念書的時候，會吃個巧克力還有零食，吃著吃著，一直到高中畢業，體重就在 98、99 小幅搖擺，「上了大學之後，第一年就交到了女朋友，胖 20 公斤，第二年又胖了 10 公斤，至此之後就再也沒有瘦回兩位數的體重了。」當一個人的體重突破心理上的界線之後，往上攀升就沒有極限了。

三十出頭那年，阮建曄想要保醫療險，卻收到了拒保的通知，「被拒保之後我去了解原因，才發現，啊，是因為體重太重的關係。」體重破百，再加上工作經常熬夜，保險公司要求他去做全面的身體檢查，「檢查出來之後，我才發現，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差。肝指數過高、血糖和血壓也都很高。」

健康的急迫就擺在眼前，阮建曄決定做出一些改變，他報名參加公司舉辦的減肥比賽，結合營養師與有氧活動的課程，培養良好的飲食與運動習慣，花了 7 個月的時間，從 117 公斤瘦到 75 公斤，劇





掉 42 公斤多餘的脂肪，拿下減肥比賽的冠軍。

「瘦下來之後，我發現自己的身體很輕。」對照之前動一下就喘的狀態，阮建曄對於輕盈的身體狀態上癮了，回頭檢視自己過去不健康的生活軌跡，決定依照營養師的建議，養成至少一種持續的運動習慣，加強自己的肌耐力。

「試過很多運動，我發現腳踏車還不錯，能夠以剛好的速度邊運動邊欣賞風景。只是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說，最後居然還會去騎這麼遠的一個距離。」2015 年，阮建曄即將出發比賽前，應邀前往電台的訪談，在結束前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因為有夢想才選擇相信，而是因為相信才會看到夢想。」也許，所有的偉大都來自於平凡。

在踩踏之間看見夢想在眼前

阮建曄把自己出社會後的人生歷程簡單歸納為兩個階段，「剛出社會就是所謂的肥宅工程師，現在可能是，一樣是阿宅，可是是比較陽光的阿宅。」曾是肥宅工程師的他，工作占了生活的大部分，每天在公司熬到十一、二點，熬了三、四個月之後，終於成功把一個網站或是系統寫出來。「給公司的人用，或者是當成一個產品在外面做銷售的時候，其實那個成就感很大。」

但是，成功減重後變成陽光阿宅的日子，那樣的成就感更讓阮建曄著迷：「除了騎單車上下班通勤，或是利用中午休息時間騎車之外，騎腳踏車也讓我去了很多沒去過的地方，很多地方第一次去都是因為騎腳踏車。」我問他，騎腳踏車的時候都在想什麼？他說騎到很累的時候會替自己加油打氣，會告訴自己，「雖然放棄很輕鬆，但停



下來就什麼都沒有了。」聽起來像是逼著自己要往前進，但他笑說：「大部分的時候我都在放空。」

騎遍全台三百多個鄉鎮，從花蓮七星潭出發，往武嶺方向一路上去是阮建曄最喜歡騎乘的路線，自海拔 0 到 3,275 公尺，有時候是半夜騎、有時候是白天騎……，這趟路他十分熟悉，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天剛亮的那一次探訪，「剛騎進太魯閣峽谷，從一個隧道出來，



在那個時刻，我突然被眼前的風景嚇到，大自然巨大到令人敬畏，是連我在 2015 年橫越美國時都沒有遇過的景象。」回憶只有在台灣才能看到的美景時，阮建曄的眼神裡面有著驕傲、有著征服，因為那是他獨享勝利的時刻，但，更多的是崇拜與敬佩，在踩踏之間，他一次又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渺小，不斷校準自己的定位。對他而言，也許正因為心裡沒有雜念，一路上所經歷的一切，才能看得更夠清楚。

2012 年，加入公司單車社的阮建曄第一次在同事的邀約下參加了「Randonneurs 台灣」瘋系列的比賽，從此之後，就再也無法抗拒長途騎乘的魅力。600 公里、1,000 公里、1,200 公里……在這個可能遭遇狂風暴雨、烈日曝曬、中途沒有補給站，必須靠選手們自行補給、相互照顧的賽事裡，阮建曄學會如何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並且持續堅持挑戰自己的紀錄，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找到節奏一致，目標相同的隊友。

2013 年 7 月，四個不知道害怕為何物的勇腳騎士組成了「愛心騎飛」車隊，並且報名了全世界最難的單車超馬賽事——「橫越美國自由車賽」RAAM（Race Across America），他們想要證明，來自台灣的素人選手一樣可以拿下國際級的賽事。

模擬、練習與爭執

報名只是開始，雖然夢想就在前方，但並不能只靠單純的踩踏就到達，而是需要更多策略、更多人力投入，還需要更多資金與支持的力量。

雖然是隊長，但阮建曄始終強調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做的，





「找後勤人員、找資金、擬定訓練計畫，這些事情都必須同步進行，只有我一個人一定做不到。」

因為比賽主辦方要求，參賽者必須搭配後勤團隊。他們必須要有醫療保健的相關背景、要會開車，最好還能兼翻譯，這個問題讓車隊煩惱了很久，「好在那時候因為騎車認識很多車友，很感謝他們願意過來幫忙。」阮建曄說。

只是，拿到了比賽入場券，解決了後勤問題，還必須保證不虛此行，所以訓練計劃必須要不間斷而且嚴謹。四位車手，除了在台北的阮建曄之外，一個在台中、一個在彰化，另外一個在高雄，分散在各地，平常各自進行自主練習，每個月至少進行一次團練，從報名到參賽，他們持續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我們的團練以環島、接力、耐力訓練為主，連續騎 33 個小時不休息都是常有的事。」

除了湊出時間來團練之外，還必須要針對比賽進行策略性訓練，「橫跨美國的比賽，是從美西騎到美東，加州內部沙漠不只很乾燥還很熱，過了加州往猶他州裡面走，就開始爬落磯山，預估會從 40 幾度騎到 4 度的地方，我們必須針對這種情形去做模擬訓練。」阮建曄說，騎車要靠的不只是耐力，像 RAAM 這種地形多變的比賽，更需要策略以及應變能力。

「還好台灣高山多得是。」車隊每個月至少要爬一次大山，阿里山、塔塔加、武嶺……高海拔的山他們一座都沒放過，至於高溫，就靠夏天利用中午休息時間練習。「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長距離。長距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熬夜，必須違反自己的生理時鐘，去跟身體以及精神上的疲累去對抗。」該怎麼解決？阮建曄說就是透過「以賽

養賽」，讓自己的身體、配備更完整。

儘管如此，四個人，四種應戰模式，在練習的過程中難免會起爭執，「大家都是為了團隊好，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就為了搞清楚一個人可以騎多久、休息多久，進行了連續 24 小時的模擬訓練。」四個人到了雲林的濱海公路，以某間便利商店為折返點，一個人先往北騎 15 公里，回來之後再換一個人往南騎 15 公里，回來再換人，就這樣騎滿 24 小時，模擬接力換手的時候每個人究竟需要多長的時間去恢復體力，用實際行動去解決爭執。

最接近夢想的那七天

美國時間 2015 年 6 月 20 日，「愛心騎飛」正式踏上 RAAM 的比賽場地，從加州出發了，目標是在 9 天之內橫越美國 5,000 公里。第一天大致順利，但是到了出發的第二天，同行的技師身體不適，情況嚴重到連睡都睡不著，阮建曄使用了隊長的權力，要求他立刻去就醫。於是車隊的兩台支援車，一台繼續跟著選手，一台則開往鳳凰城的某間醫院。到了醫院檢查之後，才發現技師的心臟功能只剩下一



熱情的志工



- 1 最後一個計時終點站
- 2 The worlds toughest bicycle race
- 3 與熱情的推手：石頭，紀念合影

成，必須要在心臟裝上支架，否則會有生命危險。與此同時，阮建曄遇到了單車選手生涯中的重大危機。

兵分兩路之後，阮建曄又騎上車繼續爭取時間，車隊的 RV 大車也趁著這個時候去做補給，他一個人跟著導航在沙漠裡面往前衝。騎了一段路之後，阮建曄發現自己找不到檢查點，隔了很久之後，導航才告訴他走錯路，必須繞回去。「可是，那個地方是在沙漠，沙漠就都長得差不多，我的車上只有兩壺水，兩壺水都喝完了。」在 47 度的炎熱沙漠裡，每五分鐘就要補充水分，提起那段經歷，他還是心有餘悸：「我感覺身體從內而外燃燒，就是那種乾出來的感覺，同時狂流汗。那時候想說，是要上天堂了嗎？」好在，沒過多久，RV 大車就找回迷路的阮建曄，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結束這段驚魂插曲之後，一路到達美中，卻接收到了熱帶氣旋的暴雨特報，無論是騎快一點還是放慢速度都不可能躲過，在大雨又沒路燈的夜晚騎山路，有許多選手都選擇停下來休息，但是車隊討論之後決定繼續衝刺，「我們唯一的燈源就是後面的支援車，還有閃電。」

迷路、遭遇熱帶氣旋、車子爆胎、後勤人員集體感冒……一直到完賽，這 7 天 11 個小時又 32 分鐘除了休息以外，分分鐘都需要緊繃神經，隨時應付突發狀況，因為既然來了，就必須完成比賽。「我們能夠完賽，都是團隊每個人的功勞。抵達終點的時候，我們的團隊比選手還要激動……。」

阮建曄用了基諾·李維主演的電影《十全大補男》，來比喻成軍不到五年的車隊。在他眼裡，電影中的那支臨時成軍的橄欖球隊，





像極了「愛心騎飛」這支改寫華人單車紀錄的車隊，同樣是臨時成軍，同樣經過磨合，同樣是一群烏合之眾，卻以一流的成績打進季後賽，「我們這群人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騎車並不是我們的本業，但是卻願意一起挑戰這個比賽，做好自己分內工作之後，再為彼此多做一些什麼。」他感性地說：「我們所有的成就都是因為團結。」

夢想是只要相信就存在

「感謝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肯定，讓我可以完成夢想。」阮建曄說，如同比賽前五月天石頭頂著 4 度的低溫，為他們拍募資短片一樣，「在面對種種不確定因素的時候，至少還有人願意從背後推，讓我往前走。直到現在，我，我們都還是很感謝。所以現在只要有邀約，邀請我們去分享長途騎乘的經驗，我們都會盡量參加。」

訪談結束後，阮建曄再次騎著單車，在 10 度的低溫中，堅定地踏出每一步，穿梭在台北的巷弄裡，因為帶著信念，所以無畏。▶





「不設限」就是我的人生—— 光腳滑水冠軍林芝韻

「堅持自己想做的事吧！很多事情都是我自發性的喜歡，自發性地去做。一開始沒有要求什麼東西，但是當你做得到的時候，它會慢慢的給你一些回饋。」

KEEP
WALKING 林芝韻



「年紀對我來說是一個助力，也是一個阻力。」在採訪即將結束時，她這麼說著，那雙因著光線變化而近似咖啡色的黑瞳，沒有一絲雜質，直直地看著我。頓時，咖啡廳裡吵吵嚷嚷的聲響，都成為了背景音，在耳朵裡褪色。

擺脫社會框架：35 歲的運動選手

你沒有看錯，35 歲，在一個大家都認為該是運動選手逐漸黯淡的時刻，她，2014 年亞太滑水錦標賽金牌冠軍——林芝韻，脫去游泳、滑雪教練與保險員的身分，轉而投入成為專職的運動選手。

「我自己其實也很掙扎，記得當時也是在這裡，」削著一頭俐

落短髮，林芝韻隨著視線舉起食指，指了指咖啡廳另一頭一組雙人桌椅，「保險我一直都有業績，但還是比較喜歡運動這一塊，漸漸地沒有那麼專心經營。加上本身也是游泳教練，所以也有別的收入，只是想說我到底該怎麼做。」

「當時在猶豫是不是要把我的工作放掉，但如果工作都放掉，我有辦法、有錢再繼續支持我做（滑水）這件事情嗎？」看著那組雙人桌椅，上方吊燈猶如劇場聚光燈，我彷彿可以看到撐著下巴坐在那裡苦思未來的芝韻。

「那時剛好看雜誌翻到 KEEP WALKING 的廣告，想說不定是一個機會，就趕快整理資料寄出去，蠻幸運有選上，有經費支持我做這件事。」芝韻微笑起來，大大的雙眼下方臥蠶輕輕隆起，形成漂亮的弧度。

意外機緣來臨，Yes or No ？

從小林芝韻就很喜歡運動，游泳、籃球、網球、直排輪、滑雪，也因為很容易和孩子親近，時常被邀請成為孩子們的各種體育教練，出社會後冬天帶團做滑雪教練、夏天教游泳，「那時候沒有特別想做什么，大學同學的姊姊在做保險，就問我看有沒有興趣，我就去做。」三份工作自由地彈性搭配，顛覆傳統社會下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模式。

「我進辦公室就會緊張胃痛，不喜歡待在辦公室的感覺，喜歡在外面跑。我有想過，如果我不做這些，其實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只是要或不要而已。」芝韻認真的看著我，「想要賺多少錢、想要花



從小林芝韻就熱愛運動





多少錢，我覺得只要夠用就好，不需要很多錢。」

然而，很多時候人生總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給予不一樣的驚喜。「其實真的很突然。」芝韻輕輕偏了偏頭，「以前沒想過會當運動選手，可能小時候會有想，因為小時候喜歡跆拳道，但長大後沒有想過，反正都已經這麼老了，也不可能，所以也從來沒有這個想法。」芝韻回憶起第一次光腳滑水，笑著說：「我只是去看，就上了一條船，別人滑完他們就問我要不要下去滑看看，我說：『蛤？我嗎？』，就下去試，沒想到還站得住，滑得很穩沒有跌倒。」

芝韻露出整齊的牙齒，笑著向我說明「光腳滑水」，顧名思義就是光著腳、不使用任何滑水板，藉由船的拉速讓選手站在水面上，是滑水比賽中最困難的一個項目，速度極快，以我的體重時速約 55 到 60 公里，國外的選手約在 70 公里上下。

「其實當時沒有特別多想，有滑水前輩看我學習東西蠻快的就問我要不要練，我就想說好啊，就試看看。」就這樣，34 歲的林芝韻開始了光腳滑水的練習；從完全不會到代表台灣去澳洲比賽獲得金牌，只有短短五個月的時間。

試了就知道，永遠勇於踏出第一步

想起第一眼見到林芝韻，一襲藍色襯衫搭配條紋上衣，深邃的大眼與些微上揚的嘴角，她用溫柔細緻的聲音與我打著招呼……「恬靜」是我第一個想到的形容詞，這樣一個形象的人，如何與刺激的滑水、戶外運動扯上關係，令人難以想像，唯一透露點端倪的，可能只有那小麥色的健康肌膚。所以我忍不住問芝韻，到底哪裡來的勇氣和





膽識，讓她 say yes？只見她再度露出整齊的牙齒笑說：「從小我就喜歡運動，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大學念東華運動休閒學系，修了班傑明老師很多戶外活動課的關係，受他影響很大。」

在班傑明老師的帶領下，攀岩、溯溪、獨木舟、登山、衝浪，各種想得到的戶外活動芝韻都嘗試了，甚至在 2006 年由老師帶領多位師生一起去紐西蘭南島騎自行車環島露營 28 天。「其實我以前沒有這麼外向，個性比較害羞。每次班傑明老師都會故意和我說英文，我因為害怕都不理他，但他會不斷嘗試和我說話，希望我開口說英



各種運動林芝韻都勇於嘗試

文。」

「膽識是一點一點累積的。」芝韻想起曾經有一堂溯溪課程，爬了兩層樓高，一望下去滾滾溪水揚起水花，老師開始鼓勵大家往下跳。和著溪水的聲響，彷彿陣陣鼓譟，敢跳的人一個接著一個，雖然有點害怕但在大家鼓勵下芝韻也一躍而下，突破自己的恐懼。

「我覺得他帶給我們很重要的觀念是你一定要去嘗試、去突破。他告訴我們，你不做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因為你根本就沒有去試，不試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堅持夢想不放手，收穫就會悄悄到手

因為班傑明老師的關係，芝韻不再害怕與陌生人或外國人互動，也養成了勇於嘗試並勇敢跨出第一步的態度。因此當有人詢問要不要練習滑水，她當然二話不說地去嘗試。而在為比賽練習的五個月中，抓住連接繩索握把的手，時常磨得破皮結繭，她只是用繃帶纏一纏又再度上場練習。

因為從小熱愛運動，游泳、籃球、直排輪、滑雪樣樣難不倒她，在各種不同的運動訓練下，她很快就能上手像光腳滑水這樣需要極大肌肉控制力的運動，並且對於練習樂在其中，但是……芝韻突然收起笑容，平穩地說：「剛練的時候，周圍很多聲音，就會覺得我為什麼可以練，才剛學憑什麼可以代表中華台北出去比賽。」

對於這樣的質疑，她曾經很在意，「就覺得怎麼會有這些話出現，但久而久之，發現都是同一群人在講，我就漸漸不太在意了，我



還是去做我要做的事。」

放開心胸、擺脫耳語的打擊，芝韻更加認真在自己選擇的夢想上努力，為了彌補手腳較小的先天弱勢，努力加強全身肌肉。但在出國比賽前兩周，竟因風況不佳，無預警的「啪」一聲，跌在水上，「摔到衣服中間綁的線都爆開，那時候覺得很像拉傷，但因為要比賽了也沒辦法。」於是芝韻抱著傷前往澳洲參加亞太滑水錦標賽，奪得佳績回國後才發現肋骨有裂痕，必須休養三個月。

「真的很痛，快沒辦法忍受的痛。」芝韻撫著胸口，微笑地跟我說：「但第一次代表台灣出國比賽，練了這麼久，就為了這一次……練了五個多月，有人練好幾年都沒有機會出來比賽，就想說有這個機會就要好好把握。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盡力去做。」

自由的靈魂抓住每個機會，實現最美的自己

忍痛上場，奪得金牌的精神讓人不禁肅然起敬，但芝韻只是露出她一貫的笑容說：「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吧！很多事情都是我自發性的喜歡，自發性地去做。一開始沒有要求什麼東西，但是當你做得到的時候，它會慢慢的給你一些回饋。」

追求自己喜歡的事，在常人眼裡很正常，但在一個 37 歲的成年人身上，似乎就會成為不切實際的幻想，「人家會覺得你年紀都這麼大了，為什麼不好好找一份工作或嫁人。但我就覺得我現在這樣也很好呀！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你看有多少人可以從事自己喜歡、想要做的事情？」

「機會到了就把握吧！」芝韻吸了一口在保溫杯裡的咖



代表台灣勇奪金牌



「不設限」就是我的人生——光腳滑水冠軍林芝韻

啡，用淡淡的語氣這麼說著，我卻能嗅到其中隱藏的柔軟與堅毅。

因為年紀，芝韻擁有更多的運動經歷，也更懂得掌控運動所需的各種肌力，但也因為年紀，大家總會要她轉為教練職或者選擇速度較慢的其他運動，連出國練習與比賽的機會有時候也會受到限制。

「我會覺得為什麼甄選我們訓練了一段時間卻又不讓我去試看看？今年二月韓國比賽，本來是沒有要讓我去的，是我努力爭取。」

在現實的挑戰下，芝韻依舊用她細柔但堅定的聲音說：「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我的想法就是：好！我要變更强，讓你沒話說。」

前進冬季奧運，我的人生沒有設限

從見面採訪到尾聲，芝韻充滿自信的展現智慧與她獨有的韌性，「有人會覺得我已經三十幾，應該差不多了，但對我來說，因為我一直有持續在運動，所以現在可能才是我的巔峰。」

秉持著這樣的信念，2016 年林芝韻又跨界嘗試了比光腳滑水速度更快的無舵雪橇，奪得亞洲雪橇錦標賽銀牌。她笑著說：「可能有遺傳到爸爸吧！以前他玩過小型賽車，也許因為這樣所以喜歡速度感。記得小時候曾經坐在車頂上，爸爸開著車在家附近兜圈，才幼稚園的我一點都不會害怕。」

喜歡一步一步練習，挑戰自己、突破自己的芝韻，現在將目標放在 2018 年韓國平昌冬季奧運，期許自己能夠再次代表台灣出國比賽。「我的選手生涯沒有設限。我覺得只要我還會動就會一直運動下去，沒有特別的年紀限制。」她突然笑了出來，接著說，「也有可能哪一天突然嫁人就結束啦，哈哈。」



準備光腳滑水囉



只要還會動，就會繼續運動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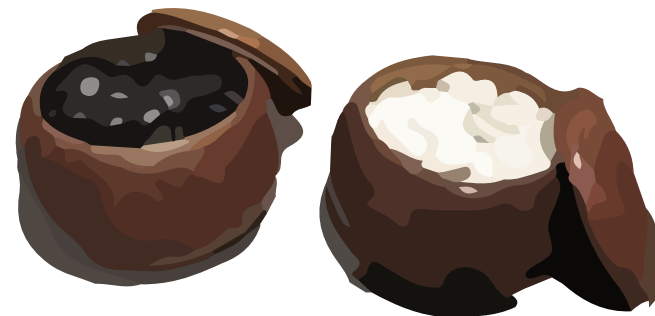
「不設限」就是我的人生——光腳滑水冠軍林芝韻

也許因為歷練、也許因為堅持夢想，在她認真的雙眼裡，看不見任何迷惘與猶豫，隨著我們的對談，陽光漸漸微弱，但芝韻散發的自信與堅毅，卻不曾消逝。我走出咖啡廳，看著人來人往的街道，想起芝韻說的：「如果有夢想就去嘗試，不然永遠都只是夢想。」或許年紀增長的應該是我們的心智，而不是前進的膽識。



單腳滑行





全力以赴的 紅面棋王

周俊勳說：「我是台灣圍棋界第一個拿到世界冠軍的人，這一路走來，我之所以能夠站在這邊，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幸運以外，更多的是周圍的長輩或老師的幫忙，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KEEP
WALKING 周俊勳

記得小時候很喜歡一個卡通叫做「棋靈王」，因為它，而認識圍棋。想到這次要來採訪目前台灣唯一的世界圍棋冠軍，心情格外興奮，一踏進海峰棋院，看到記憶中的圍棋棋盤以及擺在一旁的黑子白子，當時著迷的回憶頓時湧上！此時轉角走來一位西裝筆挺的先生，手拿著摺扇並面帶微笑地向我打招呼，看到他臉上那天使留下的紅色吻痕，我心裡不禁一呼：是棋王周俊勳！

與世隔絕，卻開始踏上圍棋之路

當臉上因為意外而有一道疤痕或是在青春時期長滿了青春痘，再怎麼有自信的人，也會因為這樣而感到自卑，更何況周俊勳臉上是自小就有明顯的紅色胎記，對他來說，這個胎記讓他從小一直到現在，都走得相當辛苦，只要一踏出家門，就必須忍受各方異樣的眼光以及各種歧視性的言語攻擊，即使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太一樣，但他卻沒想過會因為這份「特別」，讓他在交友的過程中吃盡苦頭。

和一般孩童一樣，周俊勳對於首次投入學校的懷抱雖然有些恐懼，但想到可以交到和自己年紀相仿的朋友，還是抱有渴望及希望的。懷著滿滿期待的周俊勳，卻迎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心中的期待被重重地摔碎在地上。所有小朋友一看到他，不是開心地走過來問聲好，而是放聲尖叫、崩潰大哭，甚至是四處逃竄，每個人都躲在父母背後，指著他說：「有怪物！」

孩子們嚇壞了，周俊勳也嚇壞了，他沒想到自己的特別，造成大家的恐慌，自卑從那刻起在心中蔓延開來，他跟媽媽說：「我不要去上學了。」於是，把自己與外面的世界隔絕起來的周俊勳，每天待

在家，沒有朋友可以跟他玩耍，周爸爸拿出圍棋棋譜，讓周俊勳試著與圍棋「對話」，讓他不這麼孤單，也因為這樣，周俊勳開始接觸圍棋，也開始了世界冠軍的誕生之路。

在圍棋的世界裡，沒有不一樣

「大概是因為胎記的關係，造成我從小到大就是一個很自卑，很害怕面對陌生人的小孩，但自從接觸圍棋後我發現它帶給我一個很不一樣的改變。」



4、5 歲時的周俊勳



周俊勳九歲在應昌期基金會下棋



周俊勳與兒子周鎬



周俊勳幸福的一家三口

將周俊勳帶入圍棋世界的人是爸爸。

周爸爸人生當中最熱愛的興趣就是「圍棋」，甚至稱周爸爸是一個「大棋痴」也不為過。當時周爸爸看到周俊勳因為胎記被恥笑而對人群心生恐懼，不敢去上學，他也不忍強逼兒子接受教育，但又不能看周俊勳在家裡無所事事，於是拿出自己最喜愛的圍棋以及年輕時收集成冊的圍棋棋譜，讓周俊勳試著與圍棋「交朋友」，因為每重現一盤棋譜所紀錄的棋局，就好像是現場直接跟一個人在對弈，即使周俊勳沒有去學校發展人際關係，也可以透過圍棋，讓他產生一種「陪伴」的感覺。



帶領精銳隊到中國棋院交流

沒想到，在這種長時間的陪伴之下，周俊勳竟然也跟周爸爸一樣，愛上圍棋，還在重現各式棋譜當中，培養了一定的實力。

想起第一次參加圍棋比賽的回憶，周老師勾起嘴角，微笑地說。

從幼稚園5歲一直到7歲，都是周俊勳一個人在家看著爸爸以前收集的棋譜，一盤一盤地重新複盤，並從中習得各種圍棋技巧，包括下在哪個位置會是得勝點，失手下在哪個位置又會注定是「死棋」，無法獲勝等等。就這樣「自主訓練」了2年，7歲那年，有一場圍棋聯賽，周爸爸看到這個比賽消息，也覺得時機成熟了，周俊勳應該有能力可以和「真實的人」下一盤棋，而不再只是窩在家裡下著「模擬圍棋賽」，於是二話不說，幫周俊勳報名參賽。

當時要進賽場前，7歲的周俊勳心裡其實非常害怕，害怕一樣的事情又發生，害怕選手也會像第一次上學遇到的同學們一樣，因為他臉上的胎記而尖叫逃竄，這種記憶，對周俊勳來說，每回想起一次、每發生一次，就是在心頭插上一把利刃，那種痛苦不是一般人可以體會的。

周俊勳在敘述這段故事時，我彷彿可以看見那位幼稚園入學第一天就受到心靈創傷的周俊勳，小手顫著抖，抓緊父母的衣角，邁開沉重的步伐，踏進賽場。

原以為事情會如幼稚園的回憶那般發展：大家看見周俊勳，驚嚇地四處逃竄，到處傳來「哭天搶地」的聲音，想不到神奇的事發生了，周俊勳告訴我，賽場裡沒有人理他。

「每個小朋友玩的玩、下棋的下棋，把我當成跟他們一樣。在這裡沒有分『我』和『他們』，在這裡只有『我們』，我們都是棋

士，齊聚在這裡一同下圍棋，相互切磋並前往更好的階段。」從這刻起，讓周俊勳對圍棋有更深的喜愛與依賴了，下定決心要在這個領域闖出一片天，讓他的不一樣不只侷限在面容。

圍棋生涯的一大步

第一次比賽之後，周俊勳開始參加各項大大小小的圍棋比賽，從 11 歲開始逐步拿下生涯第一座業餘冠軍、14 歲的職業冠軍，到 27 歲的第一座世界冠軍，這一路走得辛苦，卻也收穫滿滿。

我以為周俊勳當時都是很開心地拿下這些冠軍的，畢竟能拿第一名，有誰會不喜歡？但其實在周俊勳的心裡，有一個秘密埋藏其中：得到第一座職業冠軍和世界冠軍，他的心裡都有些內疚。

得到職業冠軍是 14 歲的時候，當時在同場職業賽比賽的還有周俊勳於 9 歲時拜的戴嘉伸老師。

那次的冠軍賽是戴老師最接近冠軍的時刻，在場有許多人都先去恭喜戴老師，終於可以拿下人生第一座冠軍了，想不到後來周俊勳「異軍突起」，連贏好幾盤，情勢逆轉，贏了人生第一座職業冠軍，「那是我的第一座職業冠軍，但卻搶走老師這輩子最接近冠軍的一個機會，雖然父母當下很開心我終於拿到職業冠軍了，但其實我的心裡卻有一些失落，覺得很對不起老師。這是我從來都沒有向人說過的事情。」

當時戴老師難掩失望之情，但仍有風度地跟大家說雖然他又失去一次拿冠軍的機會，可是很開心自己最看重的徒弟，能夠拿下人生第一座職業冠軍。這個職業冠軍，對那時候的周俊勳來講，看似是一



個很小的紀錄，但卻是他的圍棋之路的一大步。

作夢般的世界冠軍

27 歲那年，周俊勳為台灣圍棋界寫下新的扉頁——獲得了台灣第一座世界圍棋冠軍的殊榮。

談到世界圍棋冠軍的回憶，周俊勳笑著說：「講起來很好笑，得了冠軍的隔天早上，睡醒的第一件事不是開心地收拾行李準備回國，而是先去敲隔壁房的房門，請同行的記者和當時還沒結婚的太太，兩個人用力地給我一巴掌，看我會不會覺得痛，如果會痛就是真的：我真的得了世界冠軍。」

一切如作夢般，那種開心的感覺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自 5 歲開始學習圍棋，到 27 歲得了世界冠軍，花了 22 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人生最重要的里程碑。直到現在周俊勳 37 歲了，講起

這段回憶時，我還是能感受到他發自內心開心的感覺。

那麼為什麼他會無法置信呢？

因為當時周俊勳的對手是中國知名圍棋好手胡耀宇，在賽前所有中國媒體都覺得這場仗是穩贏的，畢竟周俊勳是一個在國際賽名不見經傳的人，所以胡耀宇只要坐等冠軍到手就好。相對地，周俊勳下起棋來沒有太多的壓力，他反而覺得自己能夠打到這裡已經是創紀錄了，依自己目

前的實力，是無法贏過胡耀宇的，那就下次再繼續努力吧！

想不到這樣想的周俊勳，居然贏了第一盤。

周俊勳說：「我覺得很可惜，因為胡耀宇並沒有發揮真正的實力，他承受太多外在的壓力了，導致心理壓力很大，所以下起棋來變得綁手綁腳。」因為媒體的一片看好，加上國際政治因素，中國棋手有著「不能輸」的壓力，然而贏下第一盤的周俊勳，在第二盤因為分神，以些微差距敗給了胡耀宇。

對此，周俊勳現在想起來還是有些懊悔：「當時下完第二盤後，我回到飯店，卻整晚都沒有睡，一直重複想著白天輸掉那盤棋的過程，一直呈現懊悔的狀態，認為只要我稍微謹慎一點、回神一下，就不會輸了。」

最後一盤棋，雙方都有著不能輸的壓力，這時候比的就是心理素質了，看誰能夠更專注在比賽、更能抵抗壓力，誰就能拿下冠軍，結果出爐，周俊勳拿下台灣第一座世界圍棋冠軍，真的是得來不易。

這完全就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啊！為什麼周俊勳會感到內疚？我疑惑著。

「雖然我贏了胡耀宇很開心，但想到他的打擊會很大，輸了這場比賽，也許他這輩子就都很難再站起來



了，畢竟世界冠軍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也就是他在圍棋上的成績或氣勢都會變差很多，所以我這輩子最內疚的對手就是他。」

畢竟這是場比賽，一定有輸也有贏，專心致勝，是每一個人的唯一目標，只是在贏了對手後，能為輸家感到可惜的人又有幾個？

周俊勳因為贏了對手而深感內疚的想法聽得我相當感動，雖然贏了但是卻不驕傲或因此輕視對手，反而替對手感到惋惜，甚至是替對手操心他的未來該怎麼走，我想是因為童年那顆傷痕累累的心，讓他知道「失去」是多麼痛的一件事，他因為胎記，失去了在學校跟同儕相處的機會，故從中明白自信與勇氣的重要性，所以到了圍棋的世界，周俊勳也很習慣去替人著想，那顆善良的心，顯現出他和別人不一樣的價值。

培養第二個世界冠軍

得到世界冠軍是多少圍棋選手的終極目標，而周俊勳花了 22 年，終於達到這個頂端，但他還有另外一個更高遠的夢想。

周俊勳說：「我是台灣圍棋界第一個拿到世界冠軍的人，這一路走來，我之所以能夠站在這邊，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幸運以外，更多的是周圍的長輩或老師的幫忙，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然而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的幫助，讓周俊勳只能認出他們的面容，卻無法得知他們的名字是什麼，所以周俊勳思忖著，到底該如何回饋、感謝當初幫助過他的人，想來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將那些曾經幫助過他的好意化為助力，並用他的能力，去培養下一個世界冠軍。

海峰棋院的創辦人林文伯董事長本身熱愛圍棋，秉著對於圍棋

的興趣，想在台灣大力推廣，因此於 1999 年出資成立「海峰棋院」，每年固定舉辦三個業餘棋賽，2007 年後，為提升職業棋士的棋力，便開始舉辦職業賽事，增加比賽機會，且提供高額獎金鼓勵棋士們，就是希望台灣的職業棋士能爭取到更多的國際賽機會；周俊勳在 2007 年拿下世界冠軍後，林文伯董事長就一直很希望台灣能出現第二位世界冠軍，但是，台灣職業棋士在 2007 年到 2012 年這六年中，世界賽的成績都不太理想，於是，林文伯董事長有了成立圍棋道場的念頭，並在 2013 年於海峰棋院落實，招考有天分並志向成為職業棋士的業餘小棋士，平日在海峰棋院接受密集的訓練；2015 年起，再成立圍棋精銳隊，由台灣職業棋士年度獎金排行前八及 20 歲以下新銳棋手組成，並由周俊勳擔任總教練，與其他專業的職業棋士一同努力培訓。

感謝，KEEP WALKING FUND 看到周俊勳與海峰棋院的默默付出，以及了解他們想為台灣圍棋盡一份心力，周俊勳成為第 11 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得主之一。

申請到的基金主要是當作精銳隊出國訓練的費用，像是補助機票、飯店住宿費等，而且名額還可以增多，就棋院的角度來看，小朋友們出國參加世界賽的意願就會提高，從家長的角度來看，有了經費補助，就不用太費心於出國費用了。

周俊勳語重心長地說：「如果孩子不多去國外參加比賽，磨練自己，就直接去跟中、日、韓競爭冠軍獎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能永遠關在台灣自己下棋，即使出國比一盤棋輸了，也是要跨出那一步，至少從失敗中獲得經驗，才能更進步。」



KEEP WALKING FUND 的夢想資助金不單只是錢的贊助而已，更是對圍棋界的一種肯定，周俊勳表示，圍棋產業化是他們一直很想在國內推廣的目標，但是這個目標卻很難，因為在台灣下棋的人並不像中、日、韓這麼多，在關注人數不夠多的情況下，KEEP WALKING FUND 願意給職業圍棋這個機會，是一個很棒的開始，它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影響力，讓更多人發現原來台灣除了電競、羽球、網球，還有一個曾在這個領域贏回一座世界冠軍的圍棋，讓原本默默無聞的圍棋，獲得更多關注，這對圍棋界來講，是更為重要的。

最後我請周俊勳用一句話形容自己，他思忖了一下說：「應該就是我最常說的那四個字吧：全力以赴。我覺得自己在圍棋上是比較笨的人，能夠到今天這個程度，就是因為我任何事情都會盡全力去做，就像很多人說的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是我覺得不努力一定不會成功。」

眼前坐著臉上有著天使吻痕的周俊勳，我已經看不到當時那位畏畏縮縮，躲在父母親背後顫抖的他了，現在坐在我眼前的，是一位散發著自信的光芒，深信圍棋可以在世界發光發熱，並努力地将自己奉獻給圍棋界的周俊勳。





一輩子的事情—— 水下鯨豚拍攝計畫

鯨魚的聲音可以傳得非常非常遠，在跳下海中還沒見到身影前，就可以聽到。距離較遠時，人們會說那是「鯨魚在歌唱」，但是當你距離夠近，那就不只是「歌聲」了。人的身體會因為牠們的聲音震動，「嗡嗡麻麻的感覺，可以從頭頂麻到腳底。」

KEEP
WALKING 金磊



他戴上面鏡、配上呼吸管、穿上潛水衣、腳踩蛙鞋，下水前十分鐘，拾起一台「大眼睛」的拍攝裝備，靜靜地等待最佳時機，跳入海中。

進入水中，聲音的頻道轉換了，流動的水聲和隱隱傳來的呼聲和巨大的身影，引領他前進。

觀察、滑水、追逐。

調整、判斷、拍攝。

經歷漫長的等待，只為拍得那一張「巨大而優雅的身影」。

他，是台灣第一位專注於拍攝水下鯨豚的生態攝影師金磊。採訪那天，我們相約在台北市區的一間咖啡廳見面，接近準點時，我看他出現在咖啡廳的門口，先站在外面觀察了一陣，似乎在猶豫是否要推門進來，像是他口中描述的鯨魚，遇到人時，不會主動出擊，而是先觀察再做決定。

背著黑色的包、穿著簡單樸素的金磊，就像是國家地理雜誌的專業攝影師，即使於陸地上，也悄悄地潛水在人群中，觀察和等待。

命定的那天

「我算是在都市長大，然後求學都是在北部，所以基本上算是在台北市附近長大的小孩。大學則是念生物相關，所以常常往山上跑。」金磊說自己大學以前的成長歷程就像是一般的台灣小孩，除了念書考試外，每天玩 game、然後周末打電動打到 12 點才睡覺。

金磊大學畢業的那年，鯨豚的消息開始爆炸式地跑出來，原本想繼續攻讀研究所，卻意外失利。金磊心想：研究所失利了沒關係，就先去當兵吧！既然選擇先去當兵，幸運地又剛好能選地點，那為何不挑自己有興趣的呢？所以金磊一到花蓮不久就去找長期關注台灣海洋生態的黑潮文教基金會，一心想出海，接觸鯨豚。「到了花蓮的兩天內，我就去敲黑潮的門，說我要當志工，幫忙出海做調查，所以我到花蓮第一個禮拜六就出海。」

「最初的時候，也還沒有真的就認為鯨豚就是我一輩子想做的事情。」從大學念生物一天到晚跑上山，到當兵去了有海的花蓮，但回來台北念研究所卻還是選擇上山做研究。山與海他都喜歡，但說不





清到底比較愛誰。

「上山和出海成本差很多，租車一天可能花個幾千，但出海租一艘船就要兩萬五了。」金磊說自己常常在各種選擇中擺盪，但也不排斥任何可能。一路走來他還考過導遊、領隊執照，甚至在國中當了半年的生物科實習老師。

真正確定要往海洋走是在念研究所的某天。「有一天讓我很印象深刻，那天不知道幹嘛就很想看海，我就開車到北海岸，但一下去卻很失望。」失望是因為那裡不是金磊印象中花蓮外海的湛藍。但也因為這件事讓他發現，對於海的情感，在心中的比例已經比山的比例還要大了。

最初的嘗試：《海豚的圈圈》

金磊在 2001 年去花蓮當兵，2003 年回來台北念研究所，中間不間斷地回去黑潮當志工，直到研究所畢業，他終於正式奔向鯨豚。

金磊回到花蓮黑潮，拍了生態紀錄片《海豚的圈圈》。從 2007 年這項林務局的計畫，有了經費，也開啟了他的水下攝影之旅。有經費的狀況下，一艘船出去可以拍片、做研究、調查、紀錄，在出海前，整個團隊就會先把工作分配好，以求資源的妥善利用。

「拍《海豚的圈圈》之前已經想要拍水下，就是你在船上拍了這麼久，然後你看到國外的媒體，那麼多水下的影像，所以就覺得台灣應該也可以做。」金磊開始下水嘗試，也問了許多有水下經驗的大前輩攝影師。像是生態紀錄片的第一把交椅，人稱柯師傅的柯金源，和潛水資歷豐富的「郭教頭」郭道仁。



長期泡在水中的工作，但是甘之如飴



他想，如果連他們都不知道其中的訣竅，那大概也沒有人會。金磊不僅詢問國內的攝影師，也積極寫信請教國外的生態攝影師，還自己看了許多論文，「我們試了兩年，問前輩、國外攝影師，看 paper 等等，但試了之後才發現水下攝影沒有那麼簡單。」台灣的確有人在做水下攝影，像是拍珊瑚、拍小丑魚，但是鯨豚就是沒有人做。

沒人教，又找不到方法，那只好自己出國學。金磊在 2011 年前往太平洋一座由 172 個大小不等的島嶼所組成的島國：東加王國，學習如何水下拍鯨魚。「我就跟著他們去拍，人家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從做中學。」



美麗的鯨豚、蔚藍的大海，都想要記錄下來



與牠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巨大卻優雅的生物

不過在前往東加學習前，正逢生態紀錄片《海豚的圈圈》計畫通過，金磊和夥伴在為拍攝工作做前置的測試。伴隨著調查目的的船隻，在花蓮偶然地碰上了牠，一隻 19 公尺長的抹香鯨。那是在前往東加學習水下拍攝前，當時金磊還沒有任何背景知識，也沒有經驗，所以水下的一切都顯得未知而令人不安。

金磊說那天的水很濁，所以能見度大概不超過五米。金磊發揮他善於譬喻的貼心跟我細細比擬當天的情境：「你就想像你面對著一台超大的巴士，因為視線不清楚，但突然發現牠就在你面前時，那種突然看見龐大生物的恐懼。」

在水濁的因素和幾乎零經驗的狀況下，任何的風吹草動都能嚇死自己。這次的偶遇，比較像驚悚片而不是熱淚盈眶的感人溫馨片。

另一次的親密接觸，則是到東加後所遭遇，除了上次親眼在水下見到的震撼，鯨魚的聲音也令他印象深刻。鯨魚的聲音可以傳得非常非常遠，在跳下海中還沒見到身影前，就可以聽到。距離較遠時，人們會說那是「鯨魚在歌唱」，但是當你距離夠近，那就不只是「歌



海岸山脈邊的美麗風光





聲」了。人的身體會因為牠們的聲音震動，「嗡嗡麻麻的感覺，可以從頭頂麻到腳底。」金磊笑著說，那是一種很有趣的感受。

和比起人類巨大數倍的鯨魚交手，對方光是聲音就能讓你全身的毛孔震動，那種深刻的存在感，是習於陸地生活的我們難以想像的。

當他終於成功拍攝時，身體和心裡是分開的，一方面非常感動，但另一方面為了快速抵達好位置以求好畫面，死命往前衝的結果，身體便氣喘吁吁。「我看到的瞬間，心裡起雞皮疙瘩，但同時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快斷氣了，然後腳快抽筋了。」

在海中「奔跑」和陸地的感覺很不同。想像人要在海裡做一百公尺短跑的競賽那樣，的確是不喘才怪。

幾秒間的相遇：在台灣實行水下拍攝的困難

台灣外海並非沒有鯨豚，牠們只是「路過」；台灣不是孕育、繁衍鯨豚後代的地方，因此要進行水下紀錄和拍攝就更難了。以有遷移性的鯨魚來說，冬天他們會住在靠近赤道的位置，然後夏天回到極地覓食。「想像你在趕路的樣子，其實是不太會理人的，船一靠近，牠們就會游走。但如果是那種要待個五天、十天的心情，就比較悠閒。」

在台灣，首先要有漁民看到鯨豚、通報團隊、尋找可出海的船隻、出海、在茫茫大海找到鯨魚、鯨魚狀態適合拍攝、下水、成功拍攝。只要中間有一個環節被打叉，就沒有機會成功取得照片。甚至就算真的相遇，常常也只是幾秒鐘的事。



金磊說一開始他只是覺得難，但不曾想過會這麼難，他打開電腦裡參加各種演講的簡報跟我說：「其實我們做，就是要一關一關過。」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在〈尋鯨記〉中這麼說：「好幾年的夏天金磊就在不斷跳海的循環中度過，鏡頭前仍是一片空蕩蕩的藍。」

問金磊一直等待的時候都在想什麼，他說：「到後來就不會把等待的心情放得那麼重。就是你已經知道這些狀況了，那如果你還是想要做，就沒什麼好講的了。」

水面上看到的東西有限，所以金磊選擇下水拍。但到了水底下就「一發不可收拾」，從此愛上。或許這就跟人與人建立關係的原理相同，到了水下你才真正進入到牠們的世界。在同一個空間，得以觀看牠們真正的模樣。

像金磊執行計畫以來，在 2015 年第一次在台灣拍到的影像紀錄：飛旋海豚。金磊說：「雖然牠們是東岸的老鄰居了。那感覺就好像你認識你的鄰居啊，可是不知道牠們在水裡的樣子。」講到這，金磊給我聽了一段水下紀錄的聲音，是飛旋海豚的聲音，他說這叫做：「飛旋的兩分半」。

那一年，幾海哩幾海哩的追了一個夏天，就為這飛旋的短暫兩分半。

擺盪和猶疑：我還要繼續嗎？

這幾年為了完成水下鯨豚拍攝計畫，金磊去東加學習，中間光是買器材和旅費就砸了近六十萬。現在他結了婚，有了小孩，偶爾也會對大家觀念中，父親要養家、工作就是要穩定收入的想像有一些不安和擺盪。

「每天晚上你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就會想：『我還要繼續嗎？』就是自己一直跟自己講是值得做的，但是不穩定的時候，還是會虛啊！」金磊說這幾年得到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資助金，又或者他在 2013 年拿到國藝會的贊助，都讓他的心比較安定，經費的幫忙讓他可以安心出海，而得到贊助也標誌著一種無形的肯定。

「雖然台灣不是鯨豚常造訪的地方，遇上的機會也低，難道就不要拍攝、不要紀錄了嗎？」有些人可能會打上問號，但對金磊來說，照片不只是因自己的興趣而生，他希望能磨練自己的技巧，進而累積更多影像，讓研究者做 photo ID 紀錄鯨豚的軌跡，甚至是海洋教育的推廣。

2014 年他拍到了抹香鯨，留下了台灣第一次水下抹香鯨的影像。2015 年有飛旋海豚、2016 年則幸運地遇上了極難碰見、最大的海豚虎鯨。水下鯨豚影像拍攝的確不簡單，但如果因為金磊放棄了，那今天台灣可能連一張照片都見不到。



另外他從東加帶回來的不只是技術，也從中觀察扮演重要角色的船長，如何和攝影師合作。「我剛開始嘗試的時候，花蓮的船長都很熱心，都會說我幫你帶到最旁邊你再跳下去。」金磊笑著說，可是隨著生物本身狀況的不同，什麼時候接近鯨豚、什麼時候下水，都需要很豐富的經驗來判斷。

東加的船隻因為生態環境和賞鯨產業的發展，所以相當了解怎麼操作。金磊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帶回來，持續地和夥伴嘗試、摸索，「雖然偶爾還是會猶豫，但我不知道欸，鯨豚可能就是我一輩子的目標。」我想有一種篤定就是如此，反覆不斷的質疑後，仍然緊緊地擁抱。

一輩子的事情

研究出身的金磊，深知做研究極為要求數據和客觀，這過程雖然有著有趣的故事，但卻對一般人來說有著冰冷的距離感，「我覺得影像是可以連結研究和有趣故事的橋樑，讓更多人能接觸海洋的世

界。」透過影像，金磊期許自己能帶領更多人進入他深深著迷的那片汪洋。

不過講到關於最近的「撞牆」，金磊搔搔頭跟我說：「我不希望我的照片只是匠氣、只是美，影像很美，然後呢？我希望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金磊特別在這裡強調了「然後呢？」這三個字。

如同一部好書，能讓人反覆閱讀，每次讀過都得到不同的訊息。好的影像也是如此，除了有著藝術的美感，還能傳達和乘載更多的涵義。我反覆觀看金磊這幾年拍的照片，也得到類似感覺。在很美麗的視覺外，你可以盯著一張照片，很久很久。

採訪結束後，市區仍下著即使撐傘也會把整雙鞋弄濕的雨，於是我問金磊：「有傘嗎？」他靦腆地笑說：「沒有欸。」「那怎麼辦？還是……」他隨興地說：「沒關係啦，這樣也可以。」我心想：「果然是習於水的人？」

和金磊正式道別後，他推開咖啡廳的木門悄聲地離去，如同鯨魚潛入深海，只留下一個身影。



國外鯨豚：大翅鯨



國外鯨豚：瓶鼻海豚





夢想城鄉， 創造一個和解共生的社會

因為真誠，而信任彼此；因為信任，而有希望。夢想城鄉協會在做的就是透過將彼此交出來，以真誠又互信的基礎下，構成一個人際關係的連結。

KEEP
WALKING 徐敏雄

我在師大的校園裡疾走著，穿過重重人群，到了徐敏雄老師的辦公室，推開貼著 2011 年上映的《姊妹》電影海報的門，映入眼簾的是簡明、素雅的空間，牆上掛滿社會學家的頭像，一旁散落著一些未開封的郵局紙箱，老師笑說：「我才剛來師大，所以辦公室有點亂，你們坐，我去倒水給你們喝。」語畢，精瘦的身影又迅速地消失在我們眼前，不到 5 分鐘，老師掛著溫暖的笑容，端著溫水請我不用拘束，就當作聊天，開始今天的訪問。

我看著徐敏雄老師，他像是一個體貼又溫柔的爸爸，細心地照顧著每一位在他眼前的人，在他身上，絲毫沒有一般老師所擁有的威嚴感，令人難以親近。

每一個人都有好動機

「像老師這樣在知名大學任教，以前在學的成績一定很好吧？」想不到徐敏雄老師說他的求學路走得並不輕鬆，他的功課很不好，老是跟不上大家的進度，而且考大學時，還歷經重考，才如願考上社會系。但到了社會系，也是搞不清楚狀況，常常自己還在準備這項功課時，同學都已經繳交完畢了，跟不上大家的腳步、老是在狀況外，讓一直很努力的徐敏雄老師十分挫折又無助。

徐敏雄老師說：「我常常會想，如果我有機會，我可以做什麼事情讓我這樣子的學生或人得到幫助。」後來，徐敏雄老師順利擔任教職，成為老師的他，因為想起自己以前求學路的艱辛，他暗自為自己立下一個準則：「無論如何，絕對不趕學生出教室。」因為這個承諾，讓徐敏雄老師面臨教學生涯第一個挑戰，但同時卻也是影響他



很深的一件事情。

回想起剛開始在暨南大學任教的時候，在通識課堂上有一個學生坐在教室最前排，原以為是位認真向學的孩子，但是整堂課，這個學生都是面無表情地戴著耳機，手中握著原子筆在筆記本上盡情塗鴉。當時徐敏雄老師見狀，內心實在無法忍受，覺得不受尊重，想請這位學生直接離開教室；但是心念一轉，想起之前給自己的承諾：「絕對不趕學生出教室」，心想這位學生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徐敏雄老師從沒開口要這位學生離開教室。

學期末之際，徐敏雄老師在最後一堂課下課前讓學生寫匿名回

饋單，單子寫完會直接在課堂上公開，算是一種對學生也是對老師的鼓勵與檢討。

當時徐敏雄老師順暢地唸完一張張的回饋單，但是，唸到有一張卻讓他頓時語塞，因為這張紙上面寫著：「老師，你一定很生氣，覺得我上課很不專心，而且都在聽音樂，你一定認為我不尊重你吧？但其實是因為這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失戀了，心情非常難過，感覺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接納我，只有老師的課我待得下來，謝謝老師。」

徐老師語帶哽咽地說完這個故事，我看見他的眼眶泛著淚說：「這段話我到現在都印象十分深刻，應該這麼講，我覺得我做對了。套句我很喜歡的倫理學者 Nel Noddings 曾提到一句很棒的話：『每一個學生都有好動機，會出狀況一定是方法上還需要學習。』」

沒有一個學生會故意選一門課讓自己的成績變不好，或讓老師對自己的印象變差，當初會選這堂課，都是希望能夠被肯定，即便是想「混」，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得高分。今天學生沒有辦法在這邊上課，是不是老師的教學方法需要做調整，讓他無法接受，還是學生遇到什麼難題，讓他沒辦法克服，導致他無法好好地學習。就如同徐敏雄老師以前當學生的時候，他知道自己不是一個打混摸魚的人，他很努力，可是就是跟不上大家的進度，所以這就代表出狀況了。

因為這件事，讓徐敏雄老師更加覺得自己的堅持是對的：每一個人都有好動機，會出狀況一定是方法出問題或是遇到一些困難沒辦法獨自面對。「後來我也是用這個核心精神在經營我的協會，任何學員都一定有好的動機，一定希望被尊重。」



在地友善店家導覽



學員導覽一順青草店

恩友中心繪畫班

木工班學員相互指導

社會上許多被視為底層階級的人們之所以流浪、從事低階工作，或是無法好好上課，一定是有瓶頸讓他們跨不過難關。徐敏雄老師覺得在他成立的夢想城鄉協會中每一個青年志工或夥伴都是這樣的。

人人都有卡關的時候

在夢想城鄉協會的成員中，主要有兩種社會經濟弱勢，一種是無家者，另一種是底層勞工。這兩種經濟弱勢者，徐敏雄老師都稱其為「學員」，因為他們是來夢想城鄉協會學習與人相處、重拾自信的，而徐敏雄老師表示他也只是將自己的理念傳達給學員們，並從教學中學習互助互信的觀念。而且這些學員之所以為學員，也只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難關過不了而已，畢竟，人人都會有「卡關」的時候。

在街頭看見的「無家者」，大眾稱之為「街友」，有的不客氣地還稱其為「流浪漢」，但不管是什麼稱呼，大家必須明白一點：他們都不是刻意要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的。

其實很多無家者在外流浪前，都有一個跟普通人一樣的幸福人生，有家庭、孩子，有的甚至擁有一份穩定又高薪的工作。但因為遭逢天災、工作意外、突發疾病等問題，讓人生一夕之間全變了樣，沒有了家庭，也沒有了「家」這個庇護所，所以在種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接受風吹、日曬、雨淋，以天地為家。

談到底層勞工，徐敏雄老師說，因為小時候生長在一個不是很富裕的家庭裡，鄰里有很多人都是底層勞工，他們做著許多人不願意做的工作，承載著一般社會大眾所無法接受的髒污、臭味；但因為有了他們，讓很多人享盡美好。

徐敏雄老師舉了一個非常貼近生活的例子，他說，當我們去餐廳吃到一條美味的糖醋魚，我們有想過這條魚背後歷經多少人的辛苦嗎？

首先，這條魚必須先被捕獲，漁工們大半夜出海跑船，費盡氣力與時間在與這條魚拚搏，成功捕獲之後，這條魚再由送貨人員半夜開車運送至魚市場販賣，接著魚販忍受著撲鼻的魚腥味，待在魚市場等待這條魚被售出，等待好一段時間，終於成功找到買主，但把魚交到顧客手中前，還要幫顧客將魚的內臟、鱗片去除乾淨，魚賣出後，再由餐廳的大廚，待在充滿油煙及高溫的廚房中，好好地烹飪這條魚，最後再將一條香噴噴的糖醋魚料理送到我們面前，我們才能享用這道美味的料理。

我們可能覺得這只是一條魚，就是餐廳簡單地買賣和料理，殊不知這條魚背後歷經了多少辛苦的流程，才得以以「完美的姿態」，呈現在自己眼前。因為有這些在社會人士眼裡所謂的「低階勞工」，

才能換取每一位社會大眾生活中許多便利，然而，有多少人願意投身低階工作？又有多少人看見他們的辛勞？而看見他們的難處與辛酸的人，又有幾個人願意與他們接觸，和他們交心？

天底下沒有人是完美的，即便是偶像的屁也是臭的

幸好，在這社會上還是有願意和學員們交心的人。

「面對第一次來夢想城鄉的青年志工朋友，我常常問他們：『你為什麼想來這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當徐敏雄老師拋出這個問題時，青年志工們的原因大多是：他們曾被排擠、被不了解等這些屬於自己的原因。

所以這樣子的答案告訴了我，沒有人的生命是不跌倒的，重要的是心中是否有勇氣，而這勇氣並不是說「我很厲害」、「我不怕」，而是誠實地接受自己「我很怕」、「我很擔心」這些情緒。也正是因為生活在這世上的每一個人都會擔心害怕，所以彼此都能了解對方的恐懼、憂慮，進而產生同理心，以至於不會去歧視底層勞工或無家者，那些所謂「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我也需要幫助，所以我們協會另一個核心概念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幫助，在這裡沒有人可以歧視任何人。」徐敏雄老師以一個堅定又溫柔的語氣這麼對我說，深深地打動我的心。

話鋒一轉，老師撇開剛才的嚴肅，眉開眼笑地說：「其實有句話可以很貼切地闡述我的理念：『天底下沒有人是完美的，即便是偶像的屁也是臭的。』」這個社會一直灌輸大家要「正向」地面對人生，但這當中並不是要求大家只能一味的正向，不能有任何負面的想

法，而是要去正視真實的狀況，勇敢地面對它、面對差異，去找人連結起來，一起解決生命中的不完美。

把自己先安頓好

為什麼徐敏雄老師可以和這些底層勞工跟無家者成為朋友？我想，除了一顆善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用同理心去對待每一個人吧！

同情跟同理心乍看之下好像一樣，但其實是有差別的，同情是一種上對下的概念，而同理心是大家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彼此關懷，也因為有同理心，所以會懂得如何尊重生命，夢想城鄉協會最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們很注重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吧！



為中山女中學生導覽大可居

對於真誠，徐敏雄老師說：「要做到真誠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心敞開！我常常跟協會的夥伴們說，我必須將自己先安頓好，把自己交給對方，讓對方覺得我們是真誠的，心胸是敞開的，他們才有可能敞開。」

因為真誠，而信任彼此；因為信任，而有希望。夢想城鄉協會在做的就是透過將彼此交出來，以真誠又互信的基礎下，構成一個人際關係的連結。他們希望這些弱勢朋友是可以跟在地店家及青年志工們成為朋友，因為三群原先是不相往來的人，可以透過夢想城鄉舉辦的各種活動，相互了解、生產並和解。

和解與共生

我忽然想到徐敏雄老師曾說過他希望能打造一個「和解、共生的社會」，到底什麼是和解共生？我像個學生一樣，向老師



提問。

說到和解，徐敏雄老師請我設想，當我眼前站著一個陌生人，他做出了令我費解且感到不悅的事情，我應該要怎麼辦？老師說，這時候的我必須先去了解眼前的對象他的生長背景、個性等等，才能體諒對方的舉動。但不只是單方面地了解對方就好，我也必須要讓對方了解自己，所以我得把自己交出來，讓彼此產生信任感，從而知道彼此是因為某些原因才這樣做。當我們能瞭解別人做出與自己價值觀相異行為的可能原因，甚至能肯定他們對自己或社會也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時，既有刻板印象所帶來的恐懼和憤怒就會降低，這樣的情況就是「和解」了。

講到這裡，徐敏雄老師說他很喜歡「當我聽到對方的故事越多，就越難能把對方當作是敵人」這句話，他說大家很容易把許多人當作是假想敵，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就連他自己也是，但當他聽了對方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自己跟對方也有相同的際遇，能感同身受，就會有同理心，便不會覺得對方是敵人，選擇與對方一同和平共存，達到「共生」的境界。

「這就是夢想城鄉協會的終極目標：創造一個和解、共生的社會。」

快樂就是一個相互連結與扶持

「當初希望能有一個力量幫助我落實關懷倫理，達成和解、共生的目標，所以決定去申請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基金，成功有了這筆基金後，讓我們有資金可以去的方案，讓一些人受到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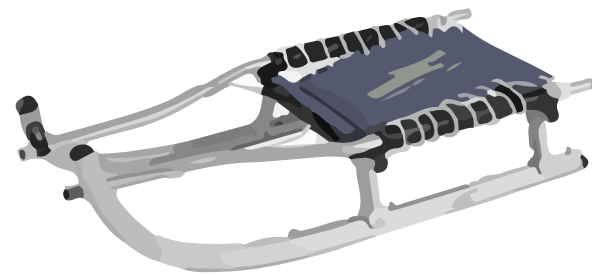
助。是這筆基金讓我們可以穩定下來，聘請到第一個工作夥伴，所以我一直都很感謝 KEEP WALKING。」徐敏雄老師滿懷感激地說。

徐敏雄老師因為希望自己在這個社會能做一些有貢獻、存在感的事情，然而，要有存在感，就必須要跟一些人產生連結，以夢想城鄉協會來說，志工跟學員的互動過程就是這樣的，學員透過各種方案，讓自己過得更好，而學員們過得更好，就代表協會做的事情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老師說，快樂基本上就是人跟人在一起相互成長，在一個關係上相互幫忙，或是相互給對方力量，讓對方可以過得更好，是一個相互連結與扶持。

「我很快樂！」徐敏雄老師展開溫暖的笑顏，講出這簡短的四個字，聽在我耳裡彷彿讓內心也被感染了一樣，心裡不自覺湧出一股開心的暖意。

就像老師門口貼的《姊妹》電影海報上寫的：「作夢都沒想到，我們的心聲可以被大家聽到……。」我打從心底由衷地謝謝徐敏雄老師為這個社會播下許多良善的種子，讓更多人看見底層勞工與無家者的辛苦，幫助他們重新拾起對生活的熱情，繼續懷抱著夢想走下去，也期許自己能夠依著老師的理念，一同為「和解、共生的社會」這個目標努力。



恐懼是生活的平常—— 連德安的雪橇夢

第一次代表台灣出去比賽，是在 2012 年的冬季青年奧運。「我從來都沒有那麼有成就感過。」開幕式時，選手們拿著自己國家的會旗，一個接著一個上台，而講台後的超大螢幕，投影著世界地圖，每一位選手一上去，那一個國家的模型就會被放大，從黑白變亮。

KEEP
WALKING 連德安



採訪的下午飄著小雨、微冷，捷運則因午後的空檔，顯得沒那麼壅擠，於是得以愉快地行進、移動。算準時間從容地抵達約定的地址後，我卻找不到正確的地點，心情突然緊張起來，一種明明「近在咫尺」卻「觸手不及」的焦急感油然而生。

想到今日的受訪者連德安，是一名雪橇選手，他必須在快速的滑道上，戴著唯一的保護裝備：一頂安全帽，乘著雪橇以時速 150 公里的狀態奔馳，爭取幾秒間的差距來贏得勝利。我想，那種很接近，卻還差一點的心情應該是有一些相同的。

這位現在才 22 歲的雪橇國手連德安，一開始的夢想是前進 NBA。「我從小就很喜歡打籃球，從國小一路打到國中。」連德安就讀訓練嚴格紮實的籃球名校，但卻因為過度的操練讓膝蓋受了傷。「那時候為了養傷，回到南澳休養。」也因為這樣的機緣，接觸到雪橇運動。

「我那時候路過學校旁邊的坡道，雪橇隊剛好在徵選，我就被抓過去。」在一百多人中選了三名選手，連德安便是其中一位。但是後來他又回去打籃球，在雪橇和籃球的兩難下，和爸爸激烈大吵。

「那時候接近 2012 年的冬季青年奧運，協會希望我去參加，我爸也覺得我去滑雪橇比起打籃球有更多機會。」兩個人就因為這樣吵了一個多月，「我爸就說去滑雪，要不然就……」他停頓了下，「就怎樣？」我追問：「不要回家那種之類的嗎？」「差不多。」連德安講起這段吵架的歷程，沒什麼明顯的情緒起伏。他露出那種，當你對現在做的事非常篤定時，所有陳舊往事都已無關緊要的表情。

但吵架沒辦法取得共識，連德安半開玩笑地說：「那時候我爸



2012 年冬季青年奧運

就用騙的，因為他知道我想要環遊世界，就跟我說：『你可以藉這個機會先出去看看，那如果真的不喜歡回來還是可以再選擇。』」連德安就這樣子走上了雪橇的道路，開啟了一條與籃球非常不同的道路。

雪橇初體驗：我現在在哪裡啊？

第一次的雪橇經驗是在日本長野，那時候的連德安 14 歲，他第一次真正見到比賽雪橇的模樣，接著教練就開始跟他說要怎麼操控雪橇，要把彎道的位置背起來等注意事項。「但我第一次下去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哪裡，心裡很慌張，一直想：『咦？我現在在哪裡？怎麼又有彎道？』」

雪橇行進的速度很快，一個彎道接著一個彎道，沒有背熟路線，就無法預先準備好進入彎曲的雪道。「如果你不知道彎道在哪裡，身體就會因為緊張變得僵硬。」連德安細心地解釋，滑雪橇身體要越放鬆越好，因為僵硬的肢體，反而會讓進彎變得困難，速度就會因此變慢。以分秒差距決定勝負的運動項目中，零點幾秒的區別都能扭轉最後的結果。「如果一個彎道慢 0.1 秒，假設有 16 個彎道，就差人家

1 秒多了。」連德安補充說道。

在寬 1.3 至 1.5 公尺的滑道中，急速滑行，並於 1 秒不到的時間過彎，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豐富的經驗，但在幾乎沒有保護裝備的狀況下滑行，更要有過於常人的勇氣。

第一次的滑行幾乎是在碰撞中抵達終點，磕磕碰碰少不了各種擦傷、瘀血、破皮，問連德安怎麼避免受傷，他說其實在滑行過程中有擦撞，只要身體不要晃動，還是可以繼續滑行。每當說起操作雪橇，連德安彷彿成了老練、經驗豐富的老船長，只是他駕駛著的，是雪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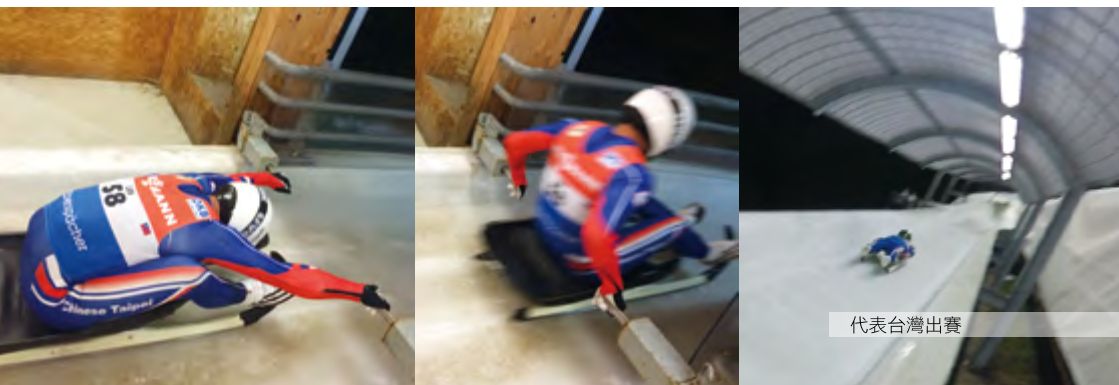
我想要回家了……

連德安滑雪橇發生最嚴重的事故，是在 2012 年冬季青年奧運前，一座德國的滑道上。因為滑下來時不夠專注，接第 11 道彎時太晚反應，結果沒有控制好，就打滑。第 11 彎不巧是較短的彎道，短的彎速度快，人更容易被往外甩。

被甩飛出去後，連德安頭著地，重摔下，當場暈過去，教練團蜂擁而上。

「後來我醒來已經在醫院了。」描述這段經歷時，德安的情緒依舊平穩，但我卻聽得心驚膽跳，我心裡想：「都摔到暈過去了，能不痛嗎？」問連德安受傷後的念頭是什麼？「恐懼啊，我就躲在房間裡不出來，也不去練習，大概躲了兩天。」

躲在房間裡的兩天他都在想：「我開始想要回家了，一直想著我可不可以不要練了、可不可以就回去打球了……。」受傷的恐懼讓





他想要逃避，想要就這樣逃回家。這很正常，面對危險，人都有的本能，逃脫為上策。

那時候的教練，馬志鴻，連德安口中的馬哥，跑來房間敲他的門。「那時候我有想說可不可以再裝一下？可是裝不了。」在要拚青年冬季奧運的非常時期，沒有時間拖延。教練來敲他的門，開口就問：「德安，你要在這邊躺多久？」

連德安半開玩笑地說，他那時應該把門鎖起來，因為門沒鎖，所以馬哥就能直接開門進來。每每問到這類沉重的話題，連德安還是維持著訪談一貫穩重的語氣，一邊開自己的玩笑，一邊跟我分享。

「馬哥一向對我很嚴格，他直接說：『德安你要在這邊當廢人嗎？你看別的國家的女生也沒傷得比你輕啊，但她們還是繼續滑啊，那你要連女生都輸嗎？』」教練馬哥也是運動員，也知道運動選手都有著那一種不願放棄的心情。「我覺得我是那種不能被激的個性，我很不服輸。那時候就被他的話激到了，可能他有讀教練心理學吧！他特別懂選手的心理。」連德安笑著說。

重新坐上雪橇，重新面對滑道，等於要



再度挑戰曾讓自己受傷的那道陰影。兩天前才受傷到暈過去，怎麼會不怕？但也因為這一次的嘗試，連德安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當你跨出那條線的時候，你會更清楚要怎麼控制、知道自己要怎麼做，因為你不會想要再做出相同的錯誤。」或許成功真的都是從一點一滴的失敗中堆疊出來的。有了錯誤的嘗試，更懂得如何控制雪橇、駕馭雪橇。

什麼都要靠自己

單人雪橇不像打籃球，有隊友可以互相支持，透過互助取得勝利。躺上雪橇出發後，就必須一個人面對這場屬於自己的戰役。那種



2018 年冬季奧運倒數



雪地帥氣照

無人可以依靠的孤獨感，連德安從 16 歲就開始學習面對。

在青年冬季奧運的 2011 年，由兩屆冬奧國手馬哥帶他，但那時理事長已經預先告訴他，今年被馬志鴻帶後，以後便要自己獨立出國比賽。連德安回憶當時自己還很小，也沒有太多出國的經驗，怎麼 check in、怎麼轉機、抵達後又要怎麼坐車，他都還很陌生，「馬哥會叫我全部記下來，然後我就乖乖地記，可能小朋友吧，小朋友就很乖。」不知道是不是想起小時候自己乖巧聽話的樣子，連德安露出了戲謔自己的表情。

除了怎麼坐飛機、處理手續的方法要記下來外，雪橇的練習，自然也要做筆記。

「我們每次練習回來，馬哥都要我寫筆記。那時候我英文超爛，馬哥幫我翻譯國外教練講解的內容，我就一定會寫下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多筆記。」連德安伸出雙手，一隻手在上，一隻手在下，兩手間隔約 15 公分。

我問他：「這樣的厚度，大概有好幾十本吧？」「對差不多，我每一趟滑行都要記錄，假設一天練六趟，回來之後每一趟都要寫心得，哪裡滑得不好，哪裡又要怎麼調整。」

那自己一個人出國、一個人練習，不孤單嗎？「一開始我比較怕，會一直打電話到家裡，問大家在幹嘛。」語言不通，沒辦法交到朋友。孤身一人在異地，自然沒有安全感，因為一個人都不認識。

一開始他翻譯機不離身，教練說什麼，聽不懂就趕快查，不然就問。一路慢慢累積，再試著打開心房，開口去跟其他選手聊天。

除了剛開始教練帶，連德安一路走來幾乎是自己學習，或自己





主動向他人討教。一個人面對急速的雪橇、一個人長年在外訓練，也難怪現在才 22 歲的連德安身上有著一股穩重的氣息。

因為堅持看到希望

第一次代表台灣出去比賽，是在 2012 年的冬季青年奧運。「我從來都沒有那麼有成就感過。」開幕式時，選手們拿著自己國家的會旗，一個接著一個上台，而講台後的超大螢幕，投影著世界地圖，每一位選手一上去，那一個國家的模型就會被放大，從黑白變亮。

「輪到我走上去的時候，因為台灣很小、很小、很小，突然被放大，然後變彩色，我就覺得很爽。」連德安描述當時的場景鉅細靡遺、歷歷在目，他說台下都是閃光燈，一直喀擦喀擦，什麼都看不到。那是連德安第一個重大的賽事，家人也都在電視機前面觀看幫他加油，「我覺得那種感覺真的很棒。」

在盛大的賽事講台上，只要有一位運動選手參與某一個項目，台灣就會在世界地圖上發亮，也因此希望能讓世界看見台灣，也是許多運動員的共同目標。我問連德安，那你覺得台灣對你來說代表著什麼？

「除了家的感覺，我覺得還有希望和堅持。因為有台灣，我才能代表台灣出去比賽，也因為我是背負台灣這個國家的名字，所以我必須要達到我的目標，我才可以讓台灣被看到。那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要堅持。」回答問題前，連德安先停頓了一下思考，但開口後卻一口氣說完。

堅持這兩個字說來簡單，但做到卻很難。放棄，就可以逃回家



躲起來，放棄就可以不用再去面對相對危險和困難的雪橇運動。但如果沒有這些年的堅持，他又會變得如何呢？連德安說：「因為有台灣我才可以因為這個運動項目，有機會發光發熱，找到自己的價值。」不是因為看到希望而堅持，而是一直以來的努力和堅持，看到了希望。

把握每一個當下

對 22 歲的連德安而言，他已經很習慣，每年 9 月到 2 月都在國外訓練的生活，還在念書的他，必須利用訓練的空檔念書。「回來台灣，我白天上課，晚上訓練，假日打工。」這麼忙碌的生活，有沒有其他休閒愛好？連德安說他會去逛逛街、看電影。話才講到一半，他突然想起，「啊！我喜歡看展覽，像我明天就要去看那個把色紙摺出皺紋，用燈照就會投射出臉的那個展覽，我覺得很酷。」

經過我後來的「調查」，連德安說的是光影藝術家山下工美的創作展。我原以為運動員熱愛運動，所以即使空閒時也應在運動中渡過，沒想到在休息的時候，連德安反而喜歡去做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事情，只因為可以接觸到新東西。

在採訪前，我看了其他的報導，有的形容連德安是「雪中的飛鷹」或「南島雪橇手」，但講起平常的休閒愛好，他就是一個跟你分享喜歡的東西時，眼神會發亮的大男孩。

接近尾聲時，我問連德安怎麼看待受傷和死亡？他就又換成了沉穩的語氣：「我覺得就還是一樣做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啊！因為你越是去想這些事情，就沒有辦法把現在的事做好。只要你現在正在做喜

歡的事，就算明天死掉又如何？你還是在做你喜歡做的事情，所以你也不會後悔。」

「專注在那個當下，把那件事情做好，這樣說對嗎？」

「對！沒錯！」

雪橇或許危險，訓練的過程又很孤獨，就像要攀爬一座險峻的山，去摘取那朵只生長在峭壁的特殊植物，但連德安視這種危險為一種生活的平常。他選擇專注於眼前，如同滑行時，專注於他的滑道，把喜歡的那件事情做到最好。



2016 年亞洲雪橇錦標賽勇奪銅牌



從台東到台灣， 為司法通譯而戰的鋼鐵英雄

陳允萍期許藉由協會計畫、協會正在做的事情，讓政府以及台灣的人民，能夠更加重視每一位外籍勞工、配偶的人身權利，達到真正的平等。

KEEP
WALKING 陳允萍



2017 年 2 月，一個炎熱的星期六中午，位於新營的台南市政府社會局三樓，有一群新住民正聚精會神地聽著台上的「Peter」授課，主題是「司法通譯的相關學理及應用」。

我們抵達的時候，他正在介紹台下來自全台各地的新住民，Peter 的記憶力出奇的好，誰叫什麼名字、來自哪裡，他都記得一清二楚，偶爾不小心口誤的時候，就不好意思地笑一笑，然後道歉。台下的他們也不介意，跟著 Peter 深具感染力的笑聲，笑了，好像是一群認識很久，很久的朋友，或者說，更像是家人。

說著笑著，Peter 突然指著坐在最後一排的我們說：「這兩位就是代表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專書從台北來這裡，等等要來採訪我的。」起身跟大家打完招呼後再度坐下的我，對於他驚人的觀察力感到佩服。

也許，就是因為他擁有這樣三頭六臂般的能力，才能一肩扛起台東的外語通譯組織，並將成功的經驗，推向中央，推向世界。

中午休息時間很快就結束了，Peter 的分享也隨即被打斷，因為大家開始趕他去吃飯。他拿起了講台上為他準備的便當，隨即又放



長期舉辦工作坊

下，開始舉起手機側拍活動現場做紀錄，接著開始跟司法通譯協會的區主任嚴肅地討論了起來。當聽到台上接手的講師敘述案例時說得不够仔細，又搶回麥克風補充兩句，最後穿過場地，走到我們面前說：「走吧，我們開始採訪了。」在他的腦袋裡，永遠把用餐排在最後面。

面對面坐下後，西裝筆挺的 Peter 拿下金框眼鏡，頂著黑眼圈對我們說：「幾乎每一次活動都是這樣啦！飯拿在手上都沒時間吃，看到哪裡需要幫忙我就忍不住想跳下去幫忙。」

我想，也許是一刻都閒不下來、熱心的個性，才會讓他在平日忙於公務之餘，義無反顧地組織了台東外語通譯協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為離開熟悉的故鄉，在台灣工作、生活的九十萬新住民爭取司法上的平等權力。

站上天平兩端的中間點

年近 50 歲的 Peter，本名陳允萍，說起話來聲音宏亮，中氣十足，偶爾會夾雜台語、外語。1992 年曾經是台東縣警察局外事課的外事警員，而後考上警大研究所曾派任台東分局外事巡官，現職為內



陳允萍致力推廣司法通譯



政部出國及移民署台東縣服務站專員。

我問他，為什麼會選擇當警察，他回答得豪爽：「就是為了不要當兵啊。」當兵就必須中斷學業，當兵還不能養家，陳允萍說到當時憲兵隊的人直接到家裡時，表情實在生動：「憲兵直接來我家抓我去當兵，我趕快打給我媽，叫她跟他們說我不能當憲兵，我有牙痛、我體位乙等的！」為了不當憲兵，也為了養家餬口，陳允萍報考了警察專科學校，並獲得錄取。後來，因為對外文的興趣，在警專畢業前夕更主動報考了「外事警察」的考試，從此結下與外國人長達 24 年的緣分。

1992 年，在從小長大的台東，剛成為外事警察的陳允萍，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台東縣的外國人、維護他們的安全，以及轄區內的涉

外案件處理。由於職務所需，他經常翻閱轄區內外籍人口的資料，發現台東縣內有許多神職人員，二、三十歲就來到這裡，奉獻、犧牲了一輩子，青春、財產，甚至是生命的最後一刻，都選擇在台灣沉眠。

「以前接觸到學校的神父，就覺得是外國人，阿度仔（台語），只有這樣的感覺，後來回到外事課去看他們檔案才知道，哇！這些人，跟我一樣的年紀就來台東了，然後做到老，做到死了才回去，或是說死在台灣。就覺得，這些人怎麼這麼偉大，我們就會調查他們，越調查越覺得說，他們犧牲奉獻，然後自己行有餘力再去幫助別人那種精神，是真的『愛台灣』。」從這一刻開始，陳允萍對於外籍人士，有了一分發自內心的尊敬。

在台東，除了外籍人口除了神職人員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外



頒發司法通譯訓練合格證書



訓練班學員合影



籍工作者。陳允萍跟他們見面的時候，通常就是他們犯法的時候：「但是說真的，外籍勞工所犯的錯誤，遠遠不及那些雇主、仲介的十分之一。」

陳允萍所接觸到的違法外籍工作者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吸毒，一類是非法移民。查緝吸毒現場時，陳允萍會對他們說「You are under arrest!」然後上銬，因為他們逮到機會就想幹壞事；但是面對非法移民，他一個人只說一句「It's time to go. I will help you, don't worry.」就能同時帶五、六個回警局。「不是我欺負那些非法外籍勞工，說實在的，他們只是語言不通，個性其實很老實。」也許，從非法的那天開始，被逮捕對這些非法移工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

只是，非法入境並不代表這些外籍移工犯了其他罪刑，相反地，有相當高的機率，語言不通的他們反而會被雇主、仲介矇騙、剝削。陳允萍辦案的時候，總是會花時間去仔細盤問，釐清兩方各自的責任，絕對不包庇也不縱容。

「人抓到那邊，閒的時候我就把他請出來慢慢問，一樣一樣問，問詳細一點，那些非法的仲介與非法的雇主氣我們氣得牙癢癢。」談

到本業的時候，陳允萍的臉上有一種豪氣，不看膚色也不管國籍，在他心中追求的是公平。

無論是被性騷擾、被課扣工資，陳允萍都會想辦法為他們討回應得的部份，對他而言，非法入境並不代表這些人就沒有資格享有人權。「好多外籍勞工雖然被我遣返回國，卻還寫信來感謝我，雖然他們違法了，還是希望有一天再來台灣能夠好好謝謝我。」雖是笑著說，但陳允萍的語氣裡卻帶著一股對於現實的無奈，「但是我想，他們這輩子也沒機會再來了。」



司法通譯課程

從外事警察到移民署專員，想做的事太多

2007年，距離陳允萍成為外事警察過了15年，他看得越多，想為外籍工作者做的事情也越多，於是，他隨著業務被移撥進移民署的台東服務站擔任專員，主要的工作內容是移民生活輔導。陳允萍發現，語言不通經常讓這些外籍工作者面臨困境，尤其是在不小心發生法律糾紛時，更讓他們孤立無援。如果要讓這些新住民們可以真正融



訓練班學員合影



入社會，最直效的做法是讓他們學習，並且用學習所得去回饋社會。

「我的方式是希望找到他們的長處，用這些長處去回饋社會，而這個長處就是司法通譯的服務。」

陳允萍說，在語言服務的項目裡，司法通譯除了需要專業技能之外，也必須了解公部門運作的原理及相關法律知識，「這個部分我可以帶著他們走，帶著他們做，讓他們去了解。」只是，以個人的力量去進行司法通譯，在體制的面前畢竟顯得渺小，陳允萍很清楚，這些人還需要一個平台，一個可以跟政府對談的平台。

「這個平台應該是一個協會。」於是他創立了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我希望他們有更好的一個環境服務環境，最後就是，像我講的，經由這種服務的方式，貢獻社會的方式，提升他們在這個家庭成員或是社會中的地位，甚至是他們自己對他們的文化認同。」

隨著外籍移民人數日漸攀升，陳允萍幫助他們找到自我價值是亟待解決的事情，「唯有他們好，整個社會才會更加進步。」

協會正在起步，而新住民也還在培養這個新共識，意識也還在甦醒的階段。大多數的人都還停留在「我是外配，我需要被幫助。」這是陳允萍目前最擔心的地方，所以他不斷告訴協會的會員：「這裡是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我們只強調語言能力，不管是新住民還是原住民也好，在台灣之所以能夠融入這個社會，能夠立足，或是有所貢獻，其實，我看起來都是在文化的差異不同而已，就是文化的交流。」

當反對的聲浪迎面撲來

社會普遍對於外籍移工與配偶的刻板印象，從生活一路延續到了專業的司法通譯領域，而協會的建置，對舊有體制無疑是一種刺激，除了勞力付出，他們在台灣工作、生活，有了另外一種可能。

只是，協會的存在讓陳允萍的工作出現危機，因為不了解協會運作的內容與過程，他面臨了多次舉報，舉凡「利用公務時間經營私人事業」、「利用協會洗錢」等等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陳允萍都看過，因為次數頻繁還引起長官的關注，被列進「輔導列冊淘汰人員」的名單中。

對此，陳允萍還親自上火線，與人評委員們詳細解釋運作內容，才暫時免除了職業危機，「我把心力都放在運作協會上面，根本沒有對同事提及，連協會成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得主也沒說，才造成大家的誤會。」

不只如此，對於陳允萍無論下班後還是假日，都將時間與金錢投入到協會裡，家人也不贊成，陳允萍笑說：「我老婆一直很反對我做這件事，第一是健康問題，第二是時間問題，第三……成員大都是



女生。」話鋒一轉，他又說：「但是也沒辦法，頭都洗了，不能不剃（停）。」

每到假日就從台東風塵僕僕全台灣南來北跑，進行授課與演講，睡覺時間都被壓縮；平日下班又在電腦前回覆相關外籍司法疑問，就連應當陪伴家人的時間也總被協會的活動填滿，長期高壓的生活，讓陳允萍的家人很是擔心。

其次就是經費問題，雖然有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協助，但是陳允萍心裡很清楚，想要建置一個全國性的完整協會，不只要是體制必須要更完善，還必須架構官網、app……，他的夢很大，想做的事很多，目前最欠缺的，除了經費還是經費。

天性樂觀的他並不因此而退縮：「那個也在做，那想法一直出來，好像瘋子一樣，想法一直出來，那可不可行也還不知道，繼續做，做看看再說，能做到哪裡就算哪裡」，說到這，他不改愛開玩笑的爽朗性格，「改天找個洞自己鑽進去做不完。」



獲新竹縣政府頒發感謝狀



讓台灣人擁抱真正的平等

陳允萍期許藉由協會計畫、協會正在做的事情，讓政府以及台灣的人民，能夠更加重視每一位外籍勞工、配偶的人身權利，達到真正的平等。他打趣地說：「也不用什麼南向了，好好珍惜這些外籍人士就是我們台灣最大的經濟源頭。」

臨走前，我們交換了名片，他介紹了上面寫著「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的名號，說：「這是我晚上的身份啦，我白天是移民署的專員。」他開玩笑地說好希望哪個有錢的企業或是大老闆看中我所做的事，包養我，讓我辭去白天的工作，讓我可以放手去執行那些心中的理想。

這就是陳允萍，對他而言，自己並不是在做一件偉大的事，而是看到需求、看到問題，就想辦法解決。正如他的座右銘：「有權力，有能力的人，要善用上天所賦予的恩賜，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如此一來，你的能力及權力才不會上天所被剝奪。」有朝一日，當新住民可以自治協會時，他希望自己可以完全退出，因為那時，他的使命已經完成了。

走出社會局大門，台南的陽光顯得相當熱情，就像位於三樓的新住民一樣，我想在陳允萍及他們的鋼鐵般的意志下，達成司法通譯平等的那天，不會太遠了。





運用 3D 列印 帶領指尖上的眼睛 「看見」豐富世界

製作視障生教具，絕非只是「將平面化為立體」這麼簡單，總要一試再試才能完成可供使用的教具。不過，辛苦得來的果實總是特別甜美，當看到學生們藉由團隊完成的教具順暢地使用、學習，這一切便都值得了。

KEEP
WALKING 陳立超



下午兩點，天空中飄著細細的雨絲，我準時踏進了位於長春路上的未來產房共同工作空間（Futureward Central），帶著激動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想要跟 Ctrl+P 創辦人陳立超好好認識一下現正流行的「3D 列印」科技。

在走進辦公室前，我以為會看到大家緊盯電腦修改 3D 設計圖的樣子，沒想到一眼看去，會是一群人或站或坐地圍著一圈討論著什麼的畫面，輕鬆的氛圍感覺不像嚴肅的會議，而今天的受訪者陳立超正席地而坐、參與其中。纖瘦的身形，穿著簡單的淡藍色襯衫和牛仔褲，臉上一副黑框眼鏡和我想像中科技人輕鬆穿搭的風格一模一樣。

簡單打了聲招呼，陳立超離開討論圈帶著我到一旁的會客空間，才剛落座我便忍不住詢問：「請問剛才的活動是在做什麼呢？」怎麼看都不像是跟 3D 列印有關啊！他邊走到一旁的茶水空間倒了杯咖啡，邊笑著說道：「這是我們這個月開始的新活動——Playtime，每個月空出一個下午不上班，動手嘗試一些從未做過的新奇實驗。實驗不帶任何目的，就單純是 Ctrl+P 同仁的玩耍時光，一起討論、享受動手『玩』的樂趣，我覺得非常有趣。」想起剛才那一眼看去一個個

興奮、專注、笑容滿面的臉龐，我相信這絕對是個很有趣的活動。

從博物館到 3D 列印

陳立超所成立的 Ctrl+P 是一間推廣中、小學生學習 3D 列印，並藉由教學培養孩子創意思考、將想法化為實踐的教學推廣企業。自 2013 年起開辦的 3D 列印小學堂，至今已舉辦上百場，其中包含冬夏令營、校園巡迴、親子工作坊等各類課程，除了透過課堂拉近 3D 列印與孩子們的距離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教學中引導孩子獨立思考」，協助孩子們用老師教的工具，完成自己專屬的獨特作品。

「其實剛開始只是想把我覺得很好玩的 3D 列印分享給孩子們。現在的小孩，學業上要學習的課目太多，但是那些都是用『讀』的。我自己很喜歡玩、很喜歡動手做，我覺得動手做是孩子成長中很寶貴的經驗，所以我開始帶著孩子們動手『玩』3D 列印，而在玩的過程中他們一定會學習到新事情，無論是思考模型設計、3D 軟體繪圖、3D 列印機操作……都是非常棒的。」想起開始教學的初衷，陳立超微微揚起了笑容。



Ctrl+P 團隊開辦 3D 列印小學堂推廣 3D 列印



3D 列印小學堂課堂，帶領中、小學生「玩」3D 列印





採訪前我做了功課，發現身為創辦人的陳立超學經歷居然和 3D 列印八竿子打不著。畢業於東吳英文系學士、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後擔任雜誌編輯、科學教育館策展工作的他，究竟是如何開始 3D 列印的創業之路呢？

「2009 年我從科學教育館離職回到家鄉台中，因為依然很喜歡策展工作，因此成立公司成為佈展廠商，繼續做展覽。」展覽場佈置時常忙到三更半夜，每每夜深人靜才發現缺少了部分零件，總是讓陳立超感到非常苦惱。為了解決這個大難題，他開始上網搜尋資訊，試圖解決問題，而「3D 列印」這項技術就這樣出現在他眼前。

在台灣，3D 列印才剛開始，陳立超大量閱讀相關科技的國外網站，得知 3D 列印正因為專利過期而蓬勃發展。「我當時覺得這實在太適合我們做展覽了！所以毫不猶豫便購買了一台 3D 列印機。」有了機器後，陳立超就像擁有了新玩具一般，不停地實驗、研究如何做出適用的佈展零件，越是了解 3D 列印，讓他越是體會到了 3D 列印的趣味之處，甚至決定停止公司佈展的業務，改為投入 3D 列印教學課程。2012 年 12 月，在實際體驗 3D 列印的樂趣幾個月後，陳立超創立了 Ctrl+P。

從佈展到 3D 列印小學堂，雖然接觸的「物件」不同，但是對陳立超而言，原理卻是相同的。熱愛博物館展覽的他，一直對於教育學習領域擁有使命感，透過舉辦大大小小的各式展覽，陳立超期待因為這些很棒的展覽可以影響些什麼。然而，儘管看展的人次總是幾萬甚至幾十萬，但是究竟影響了多少人？改變了他們什麼？這些他都無法得知。「雖然 3D 列印小學堂每次上課的人數只有二、三十人，無法

和看展覽的人數相比，但是學生們的改變是馬上可以看到的。」看著學生因為課程影響而成長，陳立超堅信改行的這一步，他走對了。

用專業助他們一臂之力

說起協助盲校製作 3D 教材的「小指尖上的眼睛」計畫，他喝了一口咖啡，笑著說：「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為我的太太。」陳立超的妻子任職於台中的國立台灣美術館，負責非視覺導覽的相關業務，常邀請視障者，尤其是視障學生透過不一樣的教育活動來參觀展覽。因為和盲校深入的接觸，她發現視障的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因為視覺的障礙而非常辛苦，便想起了先生正在做的 3D 列印，她想：或許



視障生使用 3D 列印教具學習



為學生進行 3D 掃描製作 3D 模型



可以幫上這些孩子一點忙。

陳立超說：「3D 列印小學堂在寒、暑假舉辦營隊的時候最為忙碌，開學後我們其實就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去研究更多 3D 列印可以做的事情。若是可以運用我們的專業協助到視障的孩子，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經由妻子的推薦，他選擇了資源較少的私立惠明盲校作為第一所學校。「第一次實際去看孩子們上課情況的時候，看到他們桌上放著一本像百科全書那樣大本的點字書在摸，心中的震撼真的非常大。當下實實在在地看到他們學習有多辛苦，我就覺得一定要為他們做些什麼。」

視障生的專用教具單價昂貴，在學校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老師們只能選擇自己手工製作，費工又耗時。在和惠明盲校的老師討論後，因應學生的需求，陳立超的團隊經過多次實驗、調整，協助教具 3D 繪圖、3D 列印成品，目前已完成 1/8 球體、專用計算點字骰子、英文字母訓練板、注音字卡、盲用直尺及量角器、海底板塊與大陸地圖模型等教具。

「因為無法實際體驗看不見的感覺，



剛開始我們完成的教具孩子根本無法使用。可能是尺寸太小，點字根本摸不出來，或者是完全不符合他們的使用習慣。就算閉上眼睛去摸，因為已經『看』過它的模樣，腦海裡深深記憶著，我想忘也忘不掉，所以摸再久也感受不到問題。」感受性的誤差，增加了團隊製作教具上的困難，絕非只是「將平面化為立體」這麼簡單，總要一試再試才能完成可供使用的教具。不過，辛苦得來的果實總是特別甜美，當看到學生們藉由團隊完成的教具順暢地使用、學習，這一切便都值得了。

而陳立超也特地帶領團隊前往校園為學生進行 3D 掃描，並印製出 3D 盲校學生畢業紀念冊，有別於傳統紙本的形式，讓孩子摸到「同學的模樣」，也終於深刻感受到領取畢業紀念冊的喜悅之情。他們臉上開心的笑容，對於 Ctrl+P 而言，便是所有努力最棒的回報。

不藏私，資源分享無國界

一次又一次，修改 3D 繪圖、印製、使用測試，再修改、再印製、再測試，包含過程中可能因為機器、材料問題而印壞，每一個成品都是團隊多方嘗試後的心血結晶，若是只能侷限於協助和 Ctrl+P 合作的少部分視障生，那不是很可惜

嗎？因此，陳立超開始計劃架設免費分享 3D 列印檔的網路平台，期望透過網際網路的無國界特性，讓計畫的影響力可以無遠弗屆地擴散出去。

「雖然每個國家因為語言的不同，用點字呈現的拼音內容會不一樣，然而只要將列印檔案中的點字部分換掉，那這個教具就可以給其他國家的人使用了。」陳立超說，決定架設網站的初衷非常簡單，只是單純希望透過分享來幫助更多視障朋友，並期望藉此讓大家知道台灣有一群人在執行這樣的計畫，邀請更多 3D 列印的專家一起加入設計視障生的學習教具。

因此在拿到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夢想起步金後，他架設了網站 3Ducation (<http://3ducation.tw/tw>)，將團隊至今完成的教具 3D 檔案全數上傳，並在 3D 列印小學堂的教學中宣傳推廣，邀請孩子們發揮創意將在學校學習的內容製作成視障生教具、鼓勵孩子們將自己設計的成果上傳。

「盲校的課本和一般學校的課本內容是一樣的，只不過因為轉化為點字，所以從薄薄的一本變成了四本百科全書的厚度。因為這些課程都是孩子們現在學校正在學習的，因此他們一定會比我們更了解內容、知道需要什麼樣的道具協助。」他期待透過孩子們天馬行空的創意思考，可以讓視障生教具的設



陳立超為惠明盲校畢業生製作 3D 畢業紀念冊



視障生觸摸同學 3D 模型

計擁有更豐富的可能性。

用愛，發揮夢想的力量

陳立超笑著說，會知道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也是太太從台中國立美術館拿了張 DM 給他，推薦他去報名的。我想，在「小指尖上的眼睛」計畫中，妻子一定是他背後最強力的後盾吧。因為家人的支持，讓他能夠放開手腳全力衝刺自己的事業以及這個夢想計畫，玩得開心，又有意義。「因為辦公室在台北的關係，我都是週末才會回台中和家人相聚，所以每次回去我都會特別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光，多分攤一些家務！」想起妻子和目前就讀國小的女兒，他認真地說道。

而提及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陳立超不斷地強調他心中的感謝。「參加之前，我其實不知道這個計畫，更沒想到有這樣一個資助他人夢想的計畫已經舉辦這麼多年，我真的很謝謝帝亞吉歐做這個事情，長時間持續投入這樣的資源在台灣，這很不容易。」因為獲得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支持，陳立超的知名度也逐漸提高，媒體邀約報導，也錄製了大愛電視台《小人物大英雄》節目〈3D 小螞蟻〉。

「KEEP WALKING 這個活動真的很好，我其實也很鼓勵我們公司還在上學的工讀生去報名，當然我不是要他們一定要跟我一樣做公益的計畫，而是我認為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你應該要有夢想。即使它很荒謬、在別人眼裡看起來太瘋狂，但是如果你覺得那就是你的夢想，那你就去把它表達出來，學著用文字的形式讓別人認同你的夢想，並



支持你去做。」陳立超在大學時期曾經大量旁聽其他系所的課程，他總是不設限地去接收新知，因為試過，你才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所以他不斷鼓勵公司的年輕人「找尋自己的夢想」。

「所謂夢想，它並不一定要多偉大，重點在於你有多喜歡做這件事。」陳立超正是因為非常享受 3D 列印帶來的樂趣和挑戰，才能在一次次的失敗中不斷克服問題而重新開始吧！

透過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陳立超也跟同是 11 屆得主的視障鋼琴家黃裕翔有了更多視障工具的開發合作，像是立體五線譜、立體點字捷運圖。陳立超說，「Ctrl+P 期待用 3D 列印作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讓 3D 列印不是冰冷的科技，而是充滿溫度的情感媒介。」

就像盲校學生摸到立體畢業紀念冊、〈3D 小螞蟻〉節目中黃裕翔第一次摸到五線譜上的五條線時，他們臉上露出的笑容。我想，陳立超和 Ctrl+P 團隊的用心，他們都接收到了。



Ctrl+P 團隊成員





在九孔池養珊瑚的 冰海精靈

「我們常常無意間把海洋當冰箱，又把海洋當垃圾場。」採訪到尾聲，陳映伶拿出包包裡刻著「一萬」的麻將，笑著說：「這個麻將是在淨灘時撿到的，已經撿了十幾顆，也許有一天我會撿滿一副麻將，到時候找妳們來打一場『海廢麻將』。」

KEEP
WALKING 陳映伶

在北極圈 45 度以北的海裡，有一種神祕的生物，通體透明而且有一雙翅膀，身長最長 5 公分，當牠在海裡拍著透明翅膀游動時，就像是傳說中的天使緩緩降臨。在牠透明的身體中間，有一個紅色的消化器官，遠遠看起來，就像一顆火熱的心，任誰都無法澆熄，那是名為冰海精靈的海天使。

就像坐在我對面的女人。

膚色白皙而明亮，個子不高，瀏海整齊地收進別緻的海膽髮帶後面，咖啡色方框玳瑁眼鏡後面的雙眼，時而眯成一條線笑得開心，

時而因為雀躍閃閃發光。身邊放了一只隨身的大背包，裡面裝了電腦、水、一顆從海邊撿回來的麻將，還裝了許多自由，她的自由以及海洋生物的自由。

帶著這些，她像是隨時都可以出發去任何地方，演講、上課、淨灘、潛水……，她在哪裡，守護的自由就會在哪裡落地、生根。

她，是獲得第 11 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得主——陳映伶。

不平凡的女人，過的平凡人生

「其實我很平凡。」陳映伶這樣說。一路念書、工作、當家庭主婦，回想起來幾乎都很平順，只是在平順之中，有一點小小的波折，而那些波折，她選擇用「好玩」來解讀。

第一次見到陳映伶的那天，是剛下過小雨的冬末的禮拜三，我們約好在台北巷弄裡的一間小咖啡廳裡見面。「不好意思，上次臨時有事不能來，我通常不會這樣的。」一見面，陳映伶就直白地表達歉意，讓我想起之前曾經看過她在海科館帶導覽的採訪影片，一貫的態度明快，解釋不含糊。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在公關行業待過，知道這行工作很不容易。」陳映伶接著說。擁有時時刻刻換位思考的習慣，對她來說好像早已習以為常，站在他人的角度、生物的角度、海洋的角度考慮每件事，就像是呼吸一樣自然。也許就是如此，她才能在身兼數職的生活中，游刃有餘地面對時刻滿排的行程。

大三、大四的時候，父母去美國討生活，陳映伶和弟弟兩個人



陳映伶 2016 年教育電台受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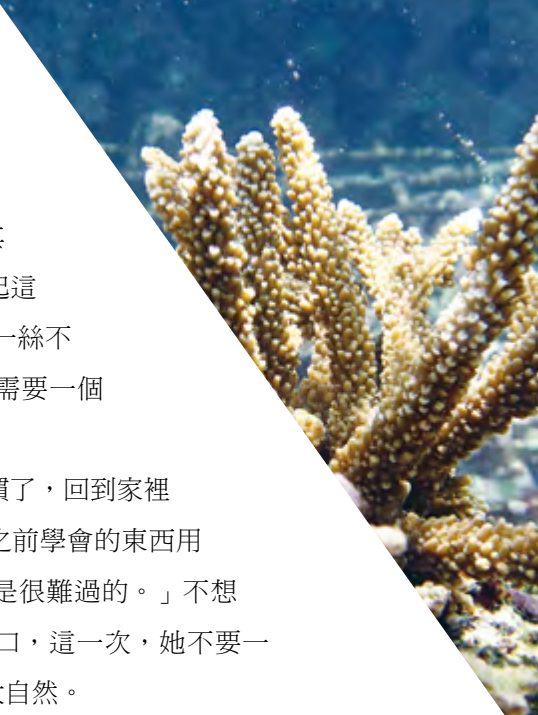




就在台灣自食其力。父母不在，家裡冬瓜批發的生意就必須由她跟弟弟經營，為了能夠趕上小販採買的時間，姊弟倆每天半夜三、四點就出門到攤位去。「那時候很好玩的是，我其實除了做家裡的工作之外，還半工半讀，早上市場結束之後，就到雜誌社去寫稿子、跑廣告，有課的時候就去學校上課，很累，上午十點我就開始打瞌睡。那一段日子頗讓我印象深刻，我會覺得既然這種生活我都過得過去了，那我為什麼不能過別的生活？」

大學念的是新聞相關科系，畢業之後陳映伶就跟家人討論了一下，把家裡的生意收起來。雜誌社、電視台、報社……她都想要嘗試，做過節目、當過記者，在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她選擇成為公關人。陳映伶一邊當著她口中的「正常上班族」，一邊過著平凡人的生活，戀愛、結婚、生了兩個小孩。

2005 年，大兒子要上小學的時候，陳映伶正好是外商公司的公關，每個周末都有活動要出席或是舉辦，先生的工作也時常要飛到國外，兩個人都很忙，但是孩子的成長卻不會等任何人。陳映伶心想，她跟先生兩個人至少要有有一個看著孩子長大，給他們家的感覺。討論的結果，她決定回家陪伴孩子。「反正兩個人看誰薪水少誰就回家，



哈哈哈，我覺得這很公平。不過，其實我自己也想回家了。」陳映伶說起這段往事依舊笑得爽朗，神情裡沒有一絲不情願。倦鳥歸巢，忙碌的生活有時需要一個暫時的休止符。

只是，每天沒日沒夜的日子過慣了，回到家裡陪伴小孩的她開始感到不習慣。「之前學會的東西用不上，對一個習慣忙碌的人來說，是很難過的。」不想悶出病的陳映伶，決定要找一個出口，這一次，她不要一個職業，而是走進一直很感興趣的大自然。

「我朋友問我說，荒野保護協會有開一個海洋志工的課，要不要去呢？」那是 2007 年。陳映伶彷彿發現新大陸的航海士，時到今日她的興奮依然具有感染力，因為那是她願意投入畢生的最愛。

公關魂愛上海世界

課一上就上了半年，令陳映伶始料未及的是，這短短的 180 天，換來了跟珊瑚家族的十年之約。「我就這樣一頭栽進去了。」說到這裡，她笑得開心，眼神清亮。

陳映伶說自己進入荒野保護協會當志工一開始是淨灘、去海邊走走，她上手之後，一年可以帶二、三十場





淨灘，走著走著就想要學習更多海洋的知識，於是向海洋界的老師求教。她的海洋夢像是一塊海綿，不停地吸收新知，逐漸膨大後載著她開始航行。

但是，越靠近海洋，越了解海洋，就越是覺得不夠。「我一直在思考，我們的海洋這樣子，我可以多做些什麼，讓整個環境因為一點點力量，而有一點點不一樣。」陳映伶從來沒有放棄過思考，她想著如何運用自己的專長，更積極參與海洋保護的事務。

2010年，她到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當志工，還去學校當故事媽媽，帶小孩認識環境，從那個時候開始，她自己設計課程，帶著老師和全班的孩子一起出去玩，騎腳踏車、浮潛、走走山路、認識植物、海底生物。

除此之外，她還拿出了當時做公關的壓箱寶——提案技能，提出把山上的小朋友帶到海邊，讓他們認識海。「偏遠山上的孩子可能到現在都還沒看過海，我希望帶他們到海邊的學校住個一、兩天，讓他們跟海邊的孩子交流，帶他們去海邊走走，尝尝鹹鹹的海水，很好玩很有意義。」在她眼裡，什麼都很好玩。新奇的想法像泡泡一個一



仔細觀察珊瑚的成長情形

個從腦海裡冒出來，然後被連成一條線，從頭到尾，鉅細靡遺。

機緣巧合下，荒野保護協會拿到了基金會的贊助，讓陳映伶去執行「海蛞蝓計畫」，計畫內容是讓山上的孩子與海邊的孩子相互交流學習。她說：「計畫好玩的地方就在這裡，越執行就可以越玩越瘋，越玩越開心。」孩子們笑得開心，陳映伶也玩得很開心，在她眼裡，「好玩」是吸引大家走向自然的動力。

與珊瑚家族的初相見

2013年，陳映伶因為再也無法抵抗大海的召喚，想到海裡看看更大的世界，所以決定去潛水。「四十幾歲學潛水，心態年輕才能更體會到海水的保鮮效果。除了曬黑跟長班，人家都看不出來我已經四十幾歲了。」說到這裡，陳映伶得意地笑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我想做了就去做了。」在向外探險的道路上，她會做好所有準備，但是不設定盡頭，因為那從來不是她所擔心的。

只是，潛水教練口中說的「珊瑚下去就看到，龍蝦整片到處爬」的景色早已不見。珊瑚是海洋的基礎生態系，跟海藻都是海洋裡面的生產基柱，如果沒有這些生產者，不只是小魚、大魚……整個食物鏈生態系都會受到影響。「但是，在陸地上的這些人都感覺不到。」陳映伶的眼神變得嚴肅而且擔憂。

海藻有人種，那珊瑚有沒有人種呢

有一次，她應邀前往和美國小前的一口九孔池裡做生態觀察、紀錄與拍照：「一口荒廢的九孔池裡頭什麼漂亮的魚都有，最特別的

是在珊瑚附近會有很多魚。」珊瑚在九孔池裡成長，在陳映伶的心裡著床。

另外一次，她收到福連國小的邀請，潛下一口廢棄了十年的九孔池：「那口真的很豐富精采，整片都是珊瑚，因為十年沒動，像是拜訪了海底世界一樣。」陳映伶的眼神發亮，像是發現了生命中最珍貴的珍寶。廢棄的九孔池要重新啟動，陳映伶便展開了珊瑚搶救行動，在動工之前，動員了認識的志工、潛水教練，甚至是教練的朋友，同心協力把每一片重達十幾公斤的珊瑚敲下來，送到海科館、送回海洋。搬了三趟卻不到總數的十分之一。時隔已久，陳映伶眼裡的黯淡依然抹不去，把珍寶當作垃圾的記憶也回不去。

兩次的經驗下來，陳映伶決定自己當池主。一邊寫提案，報名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一邊放消息找池子。這一天，和美國小的老師跟她提起有一位池主阿伯不做了，陳映伶立刻跟阿伯進行接洽。「那時候阿伯根本不相信，還問我養珊瑚可以『號勾』（台語「吃」的意思）嗎？」三番兩次糾纏之後，阿伯發現陳映伶不是玩票性質地租一年，而是一口氣要租十年，終於首肯、簽約。

「十年很值得，可以讓珊瑚在安全的環境裡長大。」

給珊瑚寶寶一個家

「大海會恢復它的樣貌，只要我們不再掠奪，它會自己收回去，自然恢復成平衡的狀態。」她說。

2015 年，陳映伶成為了池主，跟一群有著相同興趣的朋友，開始抽池底的泥沙、挑出池裡原來養殖的海膽，像是打造自己的家一般



- 1 參加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活動
- 2 珊瑚培育每一步都很重要
- 3 每一次下水都開開心心

慎重，因為養珊瑚只是一個起點。

一切沒有人教，正應了「老大靠書養」這句話，但是，真的有人出一本關於養珊瑚的書嗎？起初，他們以 BBQ 的模型來種植珊瑚，將珊瑚綁在鐵網上，再用磚塊壓著固定。磚塊應付得了小海浪，卻阻擋不了滔天巨浪，同年「蘇迪勒」、「天鵝」颱風相繼而來，剛搬新家的珊瑚寶寶被沖進大海裡，正式成為失蹤兒童。有了經驗，他們改變了固定的方式，改以網子包覆石塊，綁成一條條石龍基座，再將鐵架架在基座之中。2016 年，珊瑚寶寶成功躲過颱風的威脅。

颱風不再可怕，氣溫的考驗才剛上場。2016 年夏天，炎熱的夏季水溫連續一個月保持在 29 度到 30 度之間，高出珊瑚寶寶適合成長的平均溫度 4 度之多，寶寶們越來越虛弱，還沒長大就已經開始白頭，甚至有一半再也沒有機會長大。

說到這裡，陳映伶顯得沮喪，她可以租一口九孔池，可以給珊瑚寶寶一個家，但是卻沒有辦法阻擋，大自然溫水煮青蛙般的反撲。「我沒有辦法，珊瑚們需要陽光，而九孔池深度是固定的，沒有辦法種到溫度較



低的深海裡。」

度過高溫危機的珊瑚寶寶，繼續長大，卻比當初陳映伶預計的要少得多。

即使如此，她並不打算干涉牠們長大，「幫牠們準備好一切，但不幫牠們解決問題。因為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將牠們移植到大海裡，到那個時候，我希望牠們擁有獨立生存的能力。」

海洋，是家不是冰箱

目前，陳映伶的九孔池已經有了 100 株珊瑚，主要的品種有 6 種。「希望今年（2017）可以養到 500 株，15 個品種。」她說。

養大的珊瑚要種去哪？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陳映伶選擇將負面的聲音輕描淡寫地帶過，只是興奮地告訴我們正向的聲浪。她希望有了 KEEP WALKING 的支持後，自己也能將復育的過程具體紀錄下來，然後分享、複製，讓台灣這個四面環海的島嶼，成為珊瑚寶寶得以繁衍成長的家。

「我們常常無意間把海洋當冰箱，又把海洋當垃圾場。」採訪到尾聲，陳映伶拿出包包裡刻著「一萬」的麻將，笑著說：「這個麻將是在淨灘時撿到的，已經撿了十幾顆，也許有一天我會撿滿一副麻將，到時候找妳們來打一場『海廢麻將』。」話說的輕巧，陳映伶的笑容裡卻有著無奈。

2017 年 4 月，全球暖化的問題日漸嚴重，海水溫度升高，大堡礁的珊瑚有三分之二已經白化，許多珊瑚還來不及復原就死亡，今年，珊瑚寶寶們是不是依然能夠撐過炎熱的夏天？陳映伶信心十足地

說：「相信大海一定會用她的溫柔，保護珊瑚寶寶，讓牠們成長茁壯！」

我好像看見冰海精靈在九孔池邊，輕輕地唱著搖籃曲，一遍又一遍，那是執著的守護，是最深的愛。



培育珊瑚的九孔池





為愛奮戰—— 改善腦部手術的 創新醫療研發

他說：「我們相信，這個器材上市後一定可以幫助非常多的腦疾病患者。所以，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而且，只能成功！」充滿信心的語氣，強調著他不放棄的決心與使命熱情。

KEEP
WALKING 黃博浩



「喇——」隨著玻璃自動門的開啟，一陣冷空氣伴隨著醫療單位獨有的消毒水氣息迎面而來。明亮的大廳、嚴肅的氣息，幾位身著制服的醫療人員匆匆走過眼前，提醒著：這裡，是最接近生、老、病、死的醫學重鎮——台大醫院。

看著腕間的指針，距離四點還有五分鐘，慶幸著自己沒有遲到，我趕緊快步往約好的醫院咖啡廳走去。迅速地點完餐，一回頭便看見這兩日為了採訪的行前準備，在網路上看了無數遍的腦神經外科黃博浩醫師。白襯衫搭配深鐵灰色針織毛衫，臉上咖啡色調的方框眼鏡帶著一股書卷氣息，就和網路上對他的評價一樣專業、溫暖。

孩提時的夢想，成就畢生的志業

三十九歲的黃博浩目前任職於台大醫院神經外科，專門處理腦瘤與腦血管疾病，網路上充滿著病患對他的感謝，而認真的性格讓他做任何事都全力以赴。問起他為什麼會成為外科醫師？黃博浩露出了懷念的神情：「一切的起源，是因為我的外公。外公非常疼我，我們感情非常的好。」說到這裡，他嘴角微彎，笑了笑。

「後來，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外公被診斷出腦部有腫瘤，腫瘤的位置非常地深，在腦幹附近。以當時的醫療技術，沒有辦法手術。我們什麼辦法也沒有，大約九個月後外公就離開了。」他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其實以現在的醫療技術，這樣的手術還是非常困難，儘管可以開刀處理，但是併發症也往往很多。然而值得慶幸的是，至少我們已經可以為這些病患多做一些了，延長生命或改善生活品質。」外公的逝世，是黃博浩萌生「成為醫師」這個想法的契



Sam Altman opening YC alumni demo day



黃博浩醫師與 Sam Altman 在 Stanford YC 開的課程「how to start a startup」



機，他將這個夢想寫上卡片，放在外公的遺照旁，提醒自己「失去外公的痛，實在太痛了，希望當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可以幫助別人不受一樣的苦。」而成長過程中的種種經歷，也讓他水到渠成地達成了這個志願。

「其實我也不是從此就一直想著『我要當醫師』，填大學志願的時候我也想過要當建築師，我的畫畫功力其實還不錯呢，畫手術圖都畫得比其他醫師認真沉醉。」他笑了笑。「後來經過跟父母的討論，我的第一志願填了醫學系，第二志願建築系。」也許是老天爺也希望他當醫師，黃博浩如願進入了醫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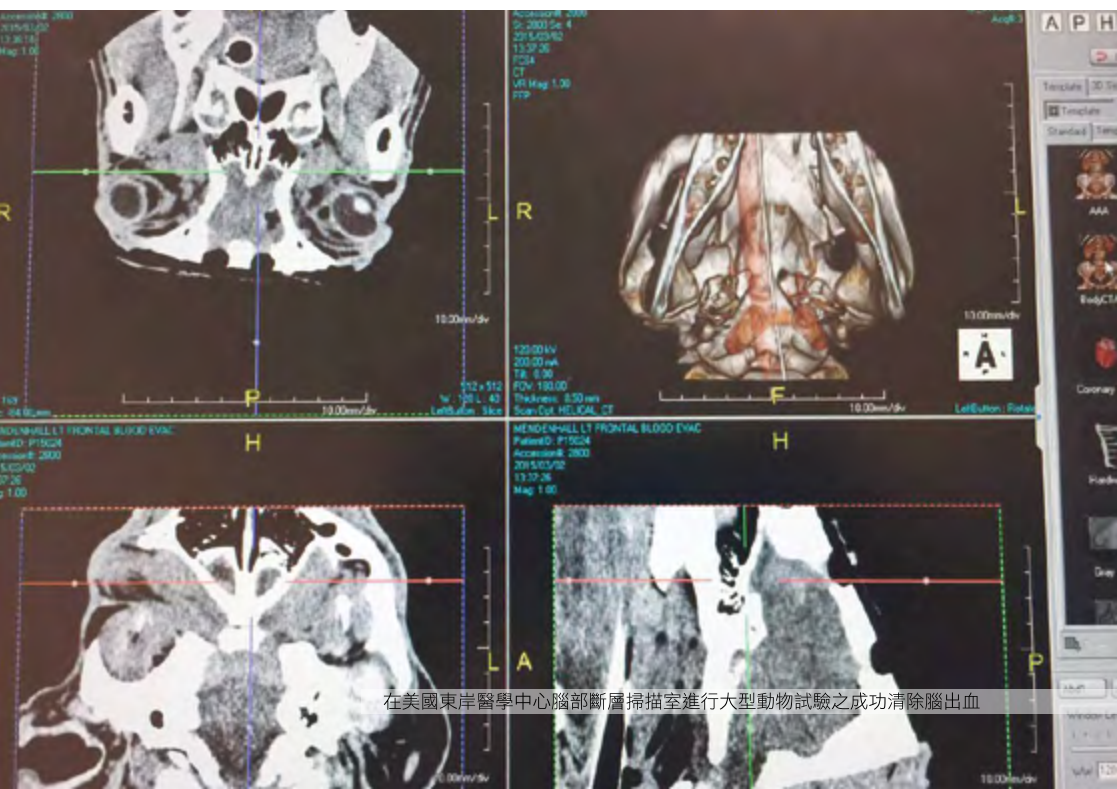
「醫學系的課業一定很繁重又艱深吧？你如何去適應、調適呢？」黃博浩舉起右手抬了一下眼鏡，說道：「其實我讀書最辛苦的

時候是在高一，那時我曾經完全跟不上學校的學習進度。」看到我露出訝異的表情，他笑了笑繼續說道：「小時候因為有嚴重的氣喘，小學五年級之後爸媽便帶著我們全家移民，先後住過佛羅里達、加州和溫哥華，五年之後才回到台灣繼續生活。那陣子為了銜接上台灣高中生繁重的課程，我可是吃盡了苦頭，真的非常辛苦，一直到大學聯考前才跟上進度。」

「那也超強啊！」聽著黃博浩說完，我不禁發出了一聲讚嘆，果然是會讀書的好學生啊！但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他付出的夠多吧。聽到我的驚歎，他只是露出一個靦腆的笑容，繼續說道：「升上大學後，那曾經讓我落後同學的五年移民生活卻逐漸成了我的優勢。」在國外生活了五年，讓黃博浩擁有還不錯的英文能力。不但閱讀、吸收原文課本的速度比同學都快，甚至在大四、大五的時候便已經可以在醫學會議上以英語發表口頭論文，並在住院醫師時期就發表英文原始論文在知名國際期刊，面對這樣有趣的情況，黃博浩笑著說：「所以『得失』這件事，有時候真的很難講。」

海外的震撼教育

流暢的外語能力和小時候在國外生活而培養出的超強適應力，也讓黃博浩在出國進修時可以更快地融入團隊、深入學習。從醫學生、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到醫學院助理教授的步步歷程中，得到母校與母院的栽培，先後前往紐約羅徹斯特大學、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並參與學術研究，對此，他的心中充滿了感恩。後來有幸由國家與醫院的獎助而以訪問學者身份到史丹佛大學，因緣



在美國東岸醫學中心腦部斷層掃描室進行大型動物試驗之成功清除腦出血





際會地開啟了嶄新醫材創業的歷程，黃博浩始終全神貫注並全力以赴地向前邁進。

「當我跳脫熟悉的舒適圈到了國外，我發現我們腦神經外科領域還有太多可以學習、進步的地方。」黃博浩醫師說，在哈佛大學醫學院他第一次發現，醫師不只是要會診斷、開刀，跨領域團隊的合作研究，更是讓醫學進步、幫助更多患者的根本。「當時在哈佛，我參與的是一個關於設計新式的手術中核磁共振的研究項目，團隊成員有醫療工程專家、創新領域團隊，我們以各自的專長去交換意見、實際執行，進而共同解決臨床醫療面臨的問題、思考如何減少手術中併發症的產生，並在最安全的狀況下把腫瘤切除乾淨，這真是非常棒的。」

國外的學習，開啟了新的視野，也讓他開始思考，自己還能為病患多做點什麼？「腦出血」是黃博浩醫師時常遇到的手術，採訪日的前幾天，台灣剛送走一波冷氣團，他說在這樣的天氣醫院特別容易遇到這樣的病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出血性腦中風。

傳統的開刀方式，醫師為了清除腦部的血塊，需要將患者的頭骨打開、勾開正常腦部來清除血塊。這樣的開刀方式，不但傷口大、勾腦的動作容易傷害到大腦，患者死亡及併發症的機率也非常高。因此，台大醫院從 2008 年起便開始努力進行「微創手術」，盡量縮減開刀的傷口、避免勾腦的動作，透過腦部的隙縫來完成血塊的清除作業。說到這，他的語氣難掩激動：「將近十年的時間，我們發現和傳統手術相比，死亡率減少了 30%，而進行微創手術的患者併發症的機率也降低了 15%。」微創手術甚至減低了患者的失血量、縮短了手術的進行時間，但是黃博浩醫師說：「微創手術沒有專門的器材，





我們手術使用的器械都是東拼西湊而來的。」

帶著這樣的遺憾，黃博浩終於在 2013 年透過政府舉辦的「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看到了曙光。透過計畫，黃博浩在史丹福認識了團隊成員交大楊秉祥教授和史丹佛吳政勳，三人皆因為親友深受腦疾病之苦而進行腦部醫療的相關研究，都希望為腦部醫療盡一份心力。如此，詳聊之下三人一拍即合，決定共同研究開發腦中風的手術器材。

難題！創業比開刀還難

「在史丹福，因為實際看到有前輩創立公司來開發醫療器材成功，並將產品上市造福人類，也讓我們在執行這項研究時有了更大的

信心。」黃博浩說。因為熱情滿溢、信心滿滿，很快地計畫便如火如荼地開始了。首先，創業吧！

2014 年，三人準備好創業計畫，並拍攝了介紹短片，投向矽谷 Y Combinator¹ 的創業徵選。「很幸運地，我們從四百多間公司中脫穎而出，入選進入了 Y Combinator。然而，進入之後我們發現，挑戰才真正開始。」或許是回想到了當時的熱血澎湃，黃博浩醫師的語速加快了一些。「除了產品設計、模擬實驗、動物實驗、大體實驗、人體實驗之外，我們還要上台跟創投募資、詳讀相關法規、申請專利、跟廠商殺價……說真的，相較於器材的研發和實驗，克服心理的障礙跟大家募資，對我們來說是最困難的挑戰。」他苦笑著說：「我們團隊成員可是從來沒跟別人借過錢啊！」

然而，醫療器材研發絕對需要一筆龐大的資金，想著這項產品的成功可以幫助更多病患，黃博浩說：「就只能衝啦！我想怎麼樣都不會比我們用豆腐模擬大腦來開刀難吧。」經過輪番努力的結果，三人募集到了一定的資金，計畫進行地非常順利，在 Y Combinator 的三個月便完成了產品設計、模擬實驗和動物實驗。「動物實驗時，我們飛到美國東岸的一間醫學院動物實驗中心，為四頭豬開了四台刀。豬腦比人腦小很多，我在手術的時候覺得這比人腦難太多了！」

黃博浩醫師表示，目前計畫已經完成了大體實驗，下一步是人



在美國東岸醫學中心腦部斷層掃描室進行大型動物試驗

¹ Y Combinator 是一家以投資初創公司為業務的創投公司，也是一個初創公司團隊的「孵化器」；他們投資每一間初創公司十二萬美金的創業基金，並且給予實際的創業建議，讓創業團隊增強他們的執行能力。而最終 Y Combinator 將擁有這些公司 7% 左右的股份作為回報，Airbnb 和 Dropbox 都是其中頗具知名的成功案例。



體實驗。「人體實驗的部分，我們已經規劃了半年，目前正在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申請認證。而為了接下來的人體實驗，我們也需要再次進行募資。」聽著黃博浩談到的各種實驗，我好奇地問他：「截至大體實驗，這個研發計畫已經花了多少資金呢？」他想了想，說：「大概已經用了四千多萬台幣。」

或許是看到了我臉上露出的震驚表情，他笑了笑，用輕快的語氣說道：「其實我們真的算是非常幸運的團隊，因為入選 Y Combinator、獲得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都讓我們的研發計畫更容易得到各方的資源，速度進程也更快，就像是擁有了一面通關金牌。」從他的話語中可以感受到，對於透過 Y Combinator 和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曝光管道讓更多人認識這個計畫，他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激。

為了病患，我不會放棄

經過了半個小時的對談，我已深刻瞭解醫療器材的研發既燒錢又燒腦，但是黃博浩醫師說，這些都只是小問題。計畫中最讓他感到沮喪的是一一因為法規的限制，為了符合規定需要不斷地重新確認數據、送審、等待。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們明明已經確定，使用這樣的器材來開刀可以大幅降低病患的死亡率和併發症，但是卻還不能直接使用，這真的讓人感到非常著急又挫敗。」

身為醫者的使命意識，讓黃博浩醫師對於進度的落後感到心焦，然而也正是他心中這樣一份為病患著想的心，讓他可以積極地面對計畫中的所有挑戰。他說：「我們相信，這個器材上市後一定可以幫助



利用杏仁豆腐腦模型模擬手術



非常多的腦疾病患者。所以，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而且，只能成功！」充滿信心的語氣，強調著他不放棄的決心與使命熱情。

為了進行這個計畫，黃博浩醫師時常台灣、美國兩邊跑，除了當個辛勞的空中飛人之外，也犧牲了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我問他：「家人都沒有意見嗎？」聽到這個問題，他握起拳頭遮住嘴巴哈哈笑了起來：「有啊！」2014年計畫剛開始的時候，他和妻子尚未成婚，時間分配自由，常常在台灣待沒幾天便又飛往美國。「現在結婚了，也即將成為人父，我便逐漸減少飛行的頻率，若是一定得飛也會帶著太太一起出門。」對於黃博浩醫師在做的這件事，現職國際藥廠的妻子非常支持，而為了兼顧計畫與家庭，兩人也達成了感情與生活的互動共識。

挑戰可以被跨越，夢想會有實現的一天

對於台灣人而言，醫院的意義大多伴隨著生病、死亡，是我們能避免便會盡量避免前往的地方。而腦疾病更是身體健康的我們極少關心的議題，然而截至2016年衛生福利部公布的統計，2015年的國人十大死因第三名便是「腦血管疾病」（腦中風）。黃博浩醫師也提到，近年來因為腦中風而需要緊急開刀的病患年齡層不斷地下降，當手術結束，雖然大部分病患休養幾天後便可平安出院，但也有些極嚴重的病患在兩、三天後即撒手人寰。然而，讓人無奈的是，有些病患醒來後因為疾病本身因素要面臨長期的復健，更甚至有些病患醒不過來，成了植物人。「這些家庭該如何面對漫長的復健治療，甚至是家人明明還活著，卻再也醒不過來的現實與後續安排。這些都是巨大的

挑戰。」這是目前醫療的瓶頸，但未來神經修復是非常有希望幫助這群病患的。

就職於醫療單位，第一線面對這樣的生死拉扯，這也是黃博浩為什麼如此竭盡全力要盡快完成器材上市的原因。「透過更安全的腦部手術，病患痊癒的機會也就更大。我認為，我有使命要改善目前醫療遇到的窘境。」看著他堅定的目光，我在心中給予無限祝福，期待著後續的人體實驗一切順利，在很快的未來就能看到創新醫材上市的好消息，也為腦疾病患者迎來新的曙光。



楊秉祥教授與黃博浩醫師在矽谷 Y Combinator





KEEP
WALKING 黃裕翔



到世界各地 散播音樂種子的音樂農夫

小時候，是音樂陪伴了裕翔走過那段徬徨、迷惘的過去，如今他有能力了，他希望能把音樂帶給更多人，讓每個人都感受音樂的力量。



迎著微風，我慢慢走向位於民生社區附近的娛樂公司辦公室，遠離了喧囂，這一帶沿途的氛圍讓人感覺既寧靜又舒服，就像是今天訪問的主角，鋼琴家黃裕翔的琴音，融合了爵士的俏皮，與令人安定的節奏。

踏進辦公室，我看見黃裕翔正一邊吃飯，一邊跟身邊的夥伴討論著工作，臉上始終帶著微笑。

碰面前我做了不少功課，發現「家庭」是他成功的強力後盾，尤其母親正面樂觀的個性，影響了他的思維和性格，也讓他能用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每一個未知的挑戰，但是，黃裕翔卻較少提及的父親在他心中的形象。

「我爸是個比較沉默的人，比較少講話啦！可是，我知道他其實默默地在關心我們。有時候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他會突然幫我加油，讓人很驚訝，但也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談起父親，黃裕翔花了一些時間去回想、描述。

黃裕翔的父親就像每個家庭裡最沉默的支柱一樣，外表嚴肅、不善表達，內心卻充滿了對孩子們的關心與期許。父親的個性，影響了黃裕翔的性格，讓他從小就多了一些成熟的穩重、一些內斂的體貼，而更重要的，是父親一直以來以身作則的典範：盡心盡力地去照顧這個家。也讓他在面對每一件事時，總是一肩扛起屬於他的責任。

母親陪我感受陽光，「他」帶我成為太陽

提到最感謝的人，黃裕翔毫不猶豫地表示，是一直以來陪他走到今天的媽媽。從懂事開始，母親就不讓他覺得自己跟其他人不一



募集的鋼琴親自整理、維修後才送出



走訪偏鄉學校：彰化縣民權國小



樣，母子倆偶爾走在路上會有些人主動來問她：「妳小孩的眼睛怎麼了？」她總是不避諱地說：「他看不見。」一直以來，她都認為，要先不對自己抱持異樣眼光，這個社會才會回報以同等的期待。因此儘管眼睛看不見，母親仍堅持要常常帶著他去外面走一走，讓他感受什麼是花香、什麼是陽光、什麼是露水，而這些回憶，都是他心中的寶藏。

「除了家人以外，最感謝的人是誰？」他想了一想，肯定地說：「那就是《逆光飛翔》的導演張榮吉了。」黃裕翔稱呼張榮吉為阿



以老師的身份和孩子們分享音樂

吉，兩人在高中畢業那年認識，一位是台灣藝術大學的大一新鮮人，一位是就讀研究所經驗豐富的導演學長。「大學的時候，阿吉給了我很多鼓勵，對我幫助很大！」提到這位至交好友，黃裕翔也不禁露出了靦腆的微笑。

張榮吉導演先後以黃裕翔的成長故事為腳本，拍攝了短片《天黑》以及長片電影《逆光飛翔》。張榮吉的邀約，不僅讓他獲得了參演電影的機會，從音樂家的身分跨足到電影圈，更重要的是，以黃裕翔為故事主角所改編的電影《逆光飛翔》，將他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以及追逐音樂的夢想如實地呈現在大螢幕上。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黃裕翔的故事」獲得了觀眾熱烈的迴響：「電影播出後，我收到了很多觀眾的道謝，說非常謝謝這部電影，讓他們找回向前的動力、成為照亮他們生活的太陽。得知自己的故事可以幫助他人獲得力量，真的非常開心！而且其實他們的這些回饋，也是引領我繼續前進的能量。」

拍電影，讓我嘗試了很多最酷的第一次

對談中，黃裕翔分享了他對許多人、事的感謝，以及在拍戲時許多新奇的體驗。「有一次大夥兒一起去玩沙灘摩托車，那真的是一次非常棒、非常享受的體驗。」

也許騎沙灘摩托車對於雙眼健康的人而言，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經驗，但對黃裕翔來說，卻是一個足以留在心裡時時回味的珍貴回憶。「大家都會覺得視障朋友做很多事情會有危險，這是我第一次嘗試騎沙灘摩托車。」黃裕翔笑笑地述說著這段在他心中的記憶，看





孩子送出對黃裕翔的感謝小卡

著他生動地敘述，當下我似乎也看見了他在沙堆中奔馳的畫面，帥氣極了。

在《逆光飛翔》電影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片段：黃裕翔要隨著女主角爬窗進入教室。看似輕鬆的舉動，對他而言是充滿挑戰的第一次嘗試。「以前有想過爬牆這件事，但是也只能想一想，根本沒有做過。拍戲那時候這樣嘗試，感覺蠻有趣的，很好玩！」拍戲不只是扮演戲裡的角色，藉著這個機會，他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扮演不太一樣的「自己」。

走著自己夢想的道路，沒有所謂勇不勇敢

在與黃裕翔的對談中，他所表現出的積極與勇敢，讓人很容易遺忘他其實天生比我們需要更多的幫助。採訪前，我試著閉上眼睛，只感受到一片黑暗的世界，那樣的世界，令人非常沒有安全感。我感到非常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勇氣，才能在黑暗中，跨出每一步都不

猶豫、不害怕，並且勇敢往前？黃裕翔說：「其實我沒有比別人更勇敢，我只是替自己要走的每一步路，想比較多而已。」

面對生命中的每一個決定，黃裕翔總是經過了反覆地深思熟慮後，才跨出腳步。就像是每個追逐夢想的人一樣，在他人看來，會覺得築夢的人好勇敢，但其實他只是對問題有更深、更廣地探索，好確認自己的每一個決定都是通往那條夢想的道路。聽到回答的那一刻，我覺得相對於一般人，黃裕翔似乎比我們看得都更清楚屬於自己人生的道路。也許就像他所說的簡單但寓意深重的一句話：「有時候明眼人看得太多、太清楚，反而沒辦法做出正確的決定。」



走訪偏鄉學校：彰化育華國小



迎向光明的那一刻，我想看見最愛的你們

在《逆光飛翔》中，黃裕翔有一句台詞：「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得見，我希望能坐在咖啡廳的角落，靠著窗，聽著店裡的音樂，享受著這份得來不易的理所當然。」那麼，在現實生活中，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他說：「我希望看看我的家人、朋友、我的鋼琴。還有，我希望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外面跑一跑，看看海洋，看看天空。」

在視障朋友的世界裡，即使是日常生活裡經常走過的路，每一次走都還是必須小心翼翼，黃裕翔的心願看似容易達成，但對他而言卻像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像我今天從家裡來這邊就是這樣，機關重重。」從家裡出發到辦公室，他每天都會經歷一些新的挑戰。雨水落在屋簷上，干擾了原先記錄在腦海的聽覺記憶；轉角突然出現的危停汽車、讓原本熟悉的路變得困難。

對於身障人士而言，每天的生活就是一場大冒險，同時也是大考驗，但幸運的是，這個社會上有許多人主動伸出援手，陪著黃裕翔走過每一段路、走過生命中的起起伏伏，這些，都成為了他的寶藏，時刻感謝自己始終都被社會溫柔對待。

從被幫助到幫助人，我也能感動世界

聊到黃裕翔的 KEEP WALKING 計畫——散播音樂種子，他說了一個故事：「日本 311 大地震後，我獲邀去公益巡迴演出兩次，過程中有一位媽媽跟我說的一段話，讓我發現，我能夠用我的力量去感動世界。」

那一位母親的孩子，在 311 大地震中不幸罹難了，而孩子的遺





體遲遲找不到……從此她的生活失去了重心，直到她聽到了黃裕翔演奏的鋼琴聲。演奏結束後，她告訴他，覺得自己的女兒好像回到了她的身邊。也是從那一刻起，黃裕翔決定要把音樂帶到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而第一站，就是在台灣偏遠地區缺乏資源的學校。

在成長的過程中，黃裕翔接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而那位母親的分享，也讓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憑著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受助者變成助人者。他說：「一開始我是想到，有很多家庭雖然擁有鋼琴卻沒在使用，鋼琴因為太久沒使用而不斷堆積灰塵、甚至壞掉，非常可惜。因此希望藉由樂器的募集、分配，讓偏鄉的孩子有更多機會可以接觸到音樂，也能讓城鄉之間的差距縮小。」

音樂是陪伴黃裕翔成長非常重要的啟發者，是黑暗中帶領他飛翔的一對翅膀，也是他永不放棄追尋的夢想；而鋼琴是他最重要的夥伴，他期望透過計畫募集二手鋼琴將音樂夢想的種子傳遞出去。

而這個善意的動念，獲得了經紀公司的



黃裕翔總是用笑容面對每一天的挑戰





大力支持，開始著手與他討論計畫的細節、協助撰寫 KEEP WALKING 的申請書，讓對的事情能夠藉著更多人的加入，更加無遠弗屆地讓世界聽見。小時候，是音樂陪伴了裕翔走過那段徬徨、迷惘的過去，如今他有能力了，他希望能把音樂帶給更多人，讓每個人都感受音樂的力量。

黃裕翔說，募集、贈琴只是第一步，今年他與團隊希望可以推出「散播音樂種子 2.0」，募集志工前往校園陪伴孩子們認識音樂。有太多學校因為資源不足而沒有音樂老師，當學校光有琴而沒有老師教學，孩子也無法學習。他相信，音樂的力量可以帶給孩子們快樂成長的能量，所以計畫 2.0 勢在必行！

音樂，是撫慰人心的天使

在 2014 年參與公視《老師，您哪位？》節目時，黃裕翔帶著一班國小學生，到大賣場裡找樂器。不是我們平常見到的樂器，而是賣場裡的「鍋碗瓢盆」。他笑著說，小時候媽媽最喜歡帶他去大賣場，讓他感受每個物品所發出的不同聲音，也因此養成了他對每一項事物都充滿無比的好奇與熱情。

在節目影片中，賣場裡頭這些我們平常不會注意的器具，到了黃裕翔手中就能發出美麗的音乐，而他也帶著孩子們，各自在賣場挑選自己的器具共同演奏，一起領略屬於音樂的美好。黃裕翔為音樂下了這麼一個見解：「音樂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生活其實處處有音樂，只要我們願意對這個世界多探索，生活將更加美好。」

採訪完畢，黃裕翔主動站起來與我握了握手，我感受到他手掌

的厚實及溫度，好像更了解張榮吉導演為什麼決定邀請他拍攝《逆光飛翔》這部電影。他的正面、善良，以及願意把美好的事分享給更多人的態度，就像照耀著這個世界的陽光，陪伴著我們面對，也帶領著我們成長。期許他透過音樂種子計畫的努力，能夠把這份美好傳遞給更多人，讓愛存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走訪偏鄉學校：屏東新埤國中



生命有多重—— 「街遊計畫」 看見無家者眼中的台北

生命的重量，要用什麼衡量？工作？資產？曾文勤在認識他們後才知道：「其實這些無家者很多都有工作，像是舉牌，或是廟會陣頭的計時工，只是收入還是無法負擔生活的開銷。」而「街遊」透過這樣的模式，給無家者另一種工作選擇。

KEEP
WALKING 曾文勤



生命有沒有重量呢？如果我們要來為自己的生命「秤重」，有什麼是可以拿來衡量重量的東西呢？是一生努力所賺到的金錢，還是買下的房子、車子？亦或是從小到大得到的各種榮譽或獎項的肯定？

如果把所有實體的物質、虛擬的象徵加總起來，變成自己生命的「重量」，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

在這樣的標準之下，有些人相較起來就像「輕量級的選手」，數字輕薄的像片落葉，譬如無家者。在生活中你可能不會注意到他們，但難道他們「很輕」，就沒有重量嗎？

和曾文勤約好的這天，原本籠罩北台灣的寒流突然被太陽驅趕，短暫離開，因此氣溫合宜適中，在冬日單調的寒冷中，這天顯得風和日麗。從捷運站走出，身上的大衣變得突兀，陽光灑下，待我們抵達巷弄裡約定的咖啡店時，便像是做好了運動前的暖身，身體暖洋洋、熱呼呼，這感覺就像是將無家者打造成街頭導覽員——「街遊」計畫的發起者曾文勤，給人的感覺。

採訪前與曾文勤約地點時，她直接爽



日光呷百味活動





快地指定了這間位於安靜巷子的咖啡廳，我心想：「那這裡肯定是她的愛店吧？」

果不出其然，曾文勤推開門後，我們向她揮手，她馬上微笑點頭示好，但走過櫃檯時，她絲毫沒有猶豫，俐落地向店員點了今日特餐。接著轉身朝我們走來，手上拿著手機、皮夾和平板，一見到我們便急忙道歉：「實在抱歉，剛剛有個會議耽誤了，你們等很久了嗎？」

曾文勤一身輕鬆休閒，素T、沒有花紋的灰色薄外套、簡單的牛仔褲、樸素的手錶，唯一的圖案是身上的格紋圍巾。簡單的穿著和經典的格紋相呼應，反映了曾文勤的性格，簡單、直接、俐落，同時又有著一絲正式嚴謹。

問起當初為什麼開始「街遊」的計畫，曾文勤思考了一下，沒有直接回答，反而先跟我們分享了她的故事。從遠的地方講起，更能見證她一路走來的軌跡。

「我在學校表現還好，但不知道為什麼大考的成績都會比較好，所以一路走來都還蠻順利的。」研究所畢業後，爸爸叫她去考公務人員。剛畢業不久，還在猶疑，半推半就，就去考試，結果初試居然過了。「後來複試快到了，我爸就說你快準備一下，我回答：『不要。』」曾文勤說，我又沒打算做公務員，就算上了我也不會去。」說起話來不疾不徐、個性和善的曾文勤，談到自己確定沒有興趣的選擇，卻是相當清楚、堅定。

畢業第一份工作到了中華電信，但在這裡的穩定和公司制度，和她自己真正想要的很不同。「那時候有點掙扎，因為這是爸媽期望的穩定，然後自己也沒有去外面試過身手，所以心裡有點忐忑。但那



時候覺得，不試試看怎麼知道呢？」抱持著不想要老了才來後悔沒試試身手的心情，進入了訓練相當嚴格又紮實的企業，一做就做了十年。

在一個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存活的企業，歷經工程師職務、工程師團隊的 leader、專案管理部門，甚至到需要和 CEO 頻繁接觸的商管部門，曾文勤說：「在學生的時候你的成績不好看，你就是影響你自己，可是你工作的時候如果沒有把你的事情做好，是影響到公司的營運。」所以她在工作上對自己的要求很高，連爸爸也覺得女兒是一個工作狂。

高壓忙碌的生活，工作和生活開始失衡，身體也出現一些小狀況，於是曾文勤決定先休個長假，既然休假了那麼便來個徹底的健康檢查。但也沒想到，一切指數都正常的狀況下，因為醫生的觸診，發現自己有早期的甲狀腺癌。「那時候覺得自己也才三十幾，還年輕啊，怎麼會得了癌症？」





生命的驟變讓人生的方向轉了彎

曾文勤說，當下除了震驚，但可能有著理工科的訓練，所以心裡想著要先有一些理性的分析。「我在坐公車回家的路上，就開始google，然後也試著問一些醫生同學、朋友。」在理性的思考運作完畢之後，底層的情緒便開始浮出水面。

「其實我後來開始生氣，因為我的身體居然背叛我，它竟然生病了！」講這段話時，曾文勤就像回到當初回家的公車座位，雖然很平靜地敘說，但說到「背叛」這兩字，我們卻能感受到她當時真切的情緒，如此震驚又生氣。

曾文勤說十分鐘後她開始覺得愧疚，其實是自己過度地操勞自己的身體，從有果必有其因的角度來看，是自己的錯。不過當時算是相當幸運，報告一切正常，只因醫生觸診覺得有異狀，加拍另一邊的超音波而發現。

「但不管怎麼樣，你遇到這種事情，你就會開始思考……，那我這一生到底想要完成什麼？」說到這曾文勤一度哽咽，我們忙著遞紙巾給她。一路順遂地走來，突然碰見這樣的關卡，任誰在那一刻都

得誠實面對自己的心，問自己這一生究竟想要實踐什麼樣的價值。

在這一次的休息和轉折，曾文勤碰巧接觸了社會企業的資訊，「那時候我看到這樣的概念就覺得很喜歡，我希望我的人生終能做對這社會有益處的事情，有一些正向的改變。」人生至此，遭遇的引領了想法的轉變，於是她也開始前往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不試試看，怎麼知道行不行？

原本應該休閒愜意的「長假」被意料之外的病程攪局，結果休假都在療程中度過。「實在太不划算了！」所以療程結束後曾文勤計畫了一趟歐洲行讓自己出國散散心。在去英國前，她在雜誌上看見當地一個名為 Unseen Tours，將街友變為在地導覽員，帶你看另類倫敦的組織。所以她便參與了這項活動，那時一位導覽員 Hazel 對她說：「或許你可以把這樣的模式帶回台灣。」而大半工作生涯都在科技業打滾的曾文勤，竟然真的把它帶回來了。

生命的驟變就像是一個暫停鍵，讓曾文勤停下一路看似理所當然的工作步伐。而旅行的意外獲得和暫停後的思考，好像也在冥冥中給出了答案。「那時候其實是一個契機，如果我在其他的人生狀況，說不定就去做其他的事情了，當然心裡也覺得害怕，因為不知道行不行。」可是沒有試試看怎麼知道呢？

最難的不是沒人願意一起做

回台後，曾文勤與在萬華為無家者服務多年的張獻忠和當地社工，再加上長期關懷街友的芒草心協會，開啟了「街遊」的計畫。但





最難的不是找人一起做，而是與無家者的溝通和磨合。

每個無家者背後都有不同的經歷，但要從沒有導覽類似經驗，變成能帶領群眾遊萬華，同時講解地景、人文、自己的生命故事，訓練的過程其實比想像中漫長，每位幾乎要花上半年以上訓練，才能正式上線。不太像一般的文史導覽，「街遊」的導覽更多是來自無家者的生命經驗。因此社工必須先跟他們聊天，一起去想如何組合，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和搭配的路線。

除了年紀、身體狀況、敢於面對群眾，還要不斷地針對遊客的回饋做出調整，但很多時候，導覽員在溝通上的彈性比較沒有那麼

大，因為他們早已有自己的習慣，舉例來說，有些萬華地區的古蹟已經拆除，所以導覽員們會覺得那就可以不用講了吧？不存在的不代表沒有其歷史意義，像這樣價值觀的不同，是在和無家者溝通時經常會遇上的事。

因此除了訓練外，在合作上，更需要長時間去溝通和調整。好事總是多磨，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多磨」。曾文勤說她也想過要放棄，「中間遇到很多困難的點，會埋怨自己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子？但是如果我確定這是我要做的，那在情緒過後，我就會努力想辦法解決它。」

沒有被看見的，他們的故事

「街遊」從2013年7月開始行動，如今走過近3個年頭，陸續培植街友成為萬華的特色導覽員。從另一個方式和角度進入街友的生命，從無家者自述的故事和地貌人文的梳理，帶出不一樣的你我未曾看見的萬華。

台灣的社會風貌、經濟發展都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所形塑的風景，而每個人的生命背後必定有著什麼故事，如同曾文勤自身的生命故事，以及為什麼她想推動「街遊」。無家者也有自己的生命歷程，他們必非本來就無家。只是在許多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例如：貧富不均、居住正義等問題下，成為了別人眼中看似「輕如鴻毛」的存在。

生命的重量，要用什麼衡量？工作？資產？曾文勤在認識他們後才知道：「其實這些無家者很多都有工作，像是舉牌，或是廟會陣



街遊導覽





頭的計時工，只是收入還是無法負擔生活的開銷。」而「街遊」透過這樣的模式，給無家者另一種工作選擇。這樣的管道，除了能讓我們認識無家者，也能讓街友找回自信，慢慢重建自己的社會網絡。

但街遊計畫也因為每位街友的實際狀況不同，所以除了導覽，也推動「街友修繕專班」讓曾是水電師傅、擁有油漆裝潢專長的街友，有另一種收入來源。今年正式上線的「真人圖書館」，則從講座的方式，帶領大家認識無家者議題。

曾文勤說導覽有點「同溫層」的感覺，會來聽導覽的人大概是相同的一批群眾，所以再更遠一點的未來，則專攻、開發穩定的團體和個人，讓這個模式可以運作的更好、客源更穩定。例如：幫老師設計教案，讓街遊變成另一種歷史課、地理課，有趣的校外教學。做出不同客源的開發和嘗試，讓這個計畫，能夠擴大影響力。

鬼島快逃？逃跑很簡單，但問題還是沒解決

很多的疏離是因為不能理解，街遊計畫提供不同群體間彼此互相認識的機會。

「下判斷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不了解前下了判斷，偏見很容易就隨之而來。」無家者不只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就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這是長久以來的社會議題。

「我有一段時間很無力，因為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是這麼深、這麼大的。那時候覺得這麼大的事情我一個人怎麼可能解決？」問到執行計畫以來的感受是什麼？曾文勤低頭思考了半晌：「其實那時候不是有很多人說台灣是鬼島快逃嗎？我可以理解這個說法，但如果因





街遊導覽

為一個問題太大，沒辦法解決，就想說快逃，我覺得這件事很悲哀。因為每個人都做一點自己能做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把問題解決掉一部分？」碰到問題就逃走的模式不符合曾文勤的習性，所以她想著至少她從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開始，或許之後就會有更多人加入一起做其他的事情了。

現在芒草心會接到政府單位的邀請，希望在第一線的他們能提供政策上的建議。「我還不知道影響有多大，但至少我們已經有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深層的社會議題，從政策面解決，更能發揮影響。

從豐富的實作經驗累積而成的資料甚至能提供給學界，提出議

題的分析和更多元的解決方案。「其實我覺得很幸運，有機會要做一件事情，很多人一起來幫我完成。而且其實有很多單位承接了街友的基本需求，例如有些教會和不同單位會提供食物，所以芒草心有機會去做更後面的事情。」

「對我來講，如果我的生命明天結束好了，也不會有太多遺憾。因為我覺得我有試著實踐我想實踐的生命價值，我也真的做了。希望在還能夠貢獻心力的時候做更多事情，讓這個改變更大，擴大到更多的層面。」接近採訪的尾聲，曾文勤這麼說。

生命的重量究竟用什麼來測量？如果說，摒除一般想像中的標準來衡量，譬如，我幫助了一百個人、因為愛護地球而採取節約環保的行動、又或持著同理心選擇不吃葷食當個素食主義者，那麼這些是不是也能加總來計算？

有些人沒有選擇，而漸漸地成為社會眼中的「輕量級生命」，但究竟熟輕熟重？或許生命的重量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更難去衡量。



街遊導覽

放膽踏出下一步，夢想的路一起走。

KEEP WALKING

關於帝亞吉歐 (DIAGEO)

公司歷史

帝亞吉歐 (Diageo) 是全球酒精性飲料領導廠商，以全球性的視野與尊重在地需求和文化，提供消費者許多一流的酒精飲料品牌，包括約翰走路 (Johnnie Walker)、蘇格登 (The Singleton)、貝禮詩 (Baileys)、健力士 (Guinness) 及海島之最系列 (Caol Ila、Lagavulin 和 Talisker) 等品牌，行銷遍及全球 180 個營運據點，並於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上市股票。帝亞吉歐台灣分公司在台北、台中與高雄皆設有辦公室，服務全國的客戶與消費者。

公司願景

帝亞吉歐「Diageo」這個字彙本身結合了拉丁文的「day (dia)」及希臘文中的「world(geo)」，因此我們將此涵義延伸為品牌願景，希望每個人都能夠隨時隨地歡慶生命！

公司價值觀

為提供最佳服務與產品，帝亞吉歐秉持著五個重要價值觀來審視自我：

對消費者保持熱誠 (Passionate about consumers)

給予自己和他人成功的自由 (Freedom to succeed)

以我們所作的為榮 (Proud of what we do)

成為最好的 (Be the best)

相互的尊重與肯定 (Valuing each other)

企業社會責任與理性飲酒

台灣帝亞吉歐身為在台灣的外商企業，我們深信企業成長與環境改善相輔相成，因此自 1987 年進入台灣以來，始終秉持著「跨越國界藩籬，發揚在地精神」的理念，致力實踐企業公民的角色，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核心策略之一。我們深入台灣各地了解在地發展，積極參與現存議題的改善行動；長期推行「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Plan W 女性賦權計畫」及「水資源維護 - 金山倡議」、宣導酒後代駕、酒前不開車、台灣 Smashed 教育劇場計畫等社會公益活動。對帝亞吉歐而言，堅持做「對」的事，除了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效益之外，也希望能讓身在其中的員工以我們所做的事為榮。



得獎紀錄

- 2008 台灣帝亞吉歐獲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九屆「文馨獎」之「金獎」與「最佳人才培育獎」
- 2008 台灣帝亞吉歐獲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評選「優良外商獎」
- 2009 台灣帝亞吉歐獲遠見雜誌評選為「企業社會責任獎」外商公司前十強
- 2010 台灣帝亞吉歐獲遠見雜誌評選為「企業社會責任獎」前十五強企業
- 2012 台灣帝亞吉歐獲第八屆傑出公關獎「企業形象優異獎」
- 2014 台灣帝亞吉歐獲遠見第十屆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楷模獎」
- 2016 台灣帝亞吉歐獲《天下》企業公民獎外商企業組第 13 名



活動緣起

KEEP WALKING FUND 夢想資助計畫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為全球性的公益活動，最早於美國、印度、墨西哥、波蘭以及泰國等地發起，透過社會關懷行動啟發無私大我的精神，創造許多為人津津樂道的圓夢故事。

帝亞吉歐深耕台灣多年，長期關懷在地發展與社會公益，有感於台灣自 1999 年起，接連經歷 921 大地震、首次政黨輪替，以及 SARS 疫情爆發等社會衝擊，為了鼓勵民眾突破困境，勇敢逐夢，台灣夢想資助計畫於 2003 年起正式啟動；不以營利為目的，不限定夢想的類型和議題，夢想資助計畫為台灣在地打造別具意義的資源平台，每年更依據社會氛圍訂定主題，鼓勵台灣各領域平凡卻偉大的築夢者，不論面對何種困境，秉持著 KEEP WALKING 的精神，邁出夢想的第一步，以行動實踐美麗的願景。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不僅是台灣推動夢想計畫的先驅，更是孕育夢想家的搖籃；截至本書出版的 2017 年為止，夢想資助計畫已與近 140 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夢想實踐家一同為教育、科技、

人文藝術、社會關懷以及生態環境保育等議題提出解決方案，包括高空拍攝台灣生態環境紀錄片《看見台灣》的齊柏林；2015 年挺進 KONA 職業鐵人世界盃錦標賽、有亞洲首位女鐵人之稱的三鐵一姐李筱瑜；耗時六年拍攝《黑熊森林》紀錄片推廣環境生態保育的李香秀；打造「Amis 音樂節」推廣原住民文化的歌手舒米恩；創辦「南機場幸福三尸 銀行」，將物資有效分配給社區的弱勢居民，達到弱勢照顧、社區互助的方荷生等多位夢想鬥士，他們皆是推動台灣持續前行的力量。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希望透過夢想實踐的故事，鼓舞更多有志之士，持續為台灣及其它地區的社會問題而努力。未來，台灣帝亞吉歐也將持續耕耘，藉由更多夢想家的築夢見證，為台灣貢獻更多成長與發展的動力。





夢想 · 臺灣

第一屆 (2003)

歐陽台生	引進專業山區救難技術，挽救生命的希望工程
齊柏林	御風入雲攝見美麗島—臺灣水系生態空照紀錄
尤瑪·達陸	紀錄泰雅工藝及文化，建立泰雅染織工藝村染織博物館
吳興傳	推廣盲胞慢跑運動，跑出更寬廣的視野
魏憶慈	搭築原住民孩子讀書夢—新光部落的涼亭圖書館
吳宗憲	利用沼澤污水過濾方法，還家園原本清淨的本色
丁元亨	倡導願景青年行動，許公益為終生志業

第二屆 (2004)

唐德沛	結合醫療與科技，架構部落遠距醫療網路系統
陳敏聲	成立「新黃絲帶創作群」，組織並持續教化更生受刑人
鄭一青	發表「守護臺灣生物多樣性」專書，建構物種保育溝通平台
馬躍·比吼	「說名字」原住民個人姓名傳承廣告拍攝
林大裕	成立珊瑚養殖農場，追求生態與商業間的完美平衡

第三屆 (2006)

邱盧素蘭	建立 300 種臺灣常見野鳥圖鑑，供作中小學自然學程教材
林建享	完成千年來蘭嶼達悟族傳統船隻首次划向臺灣的歷史航程
周聖心	串連環島千里步道，為行人保留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沿線風景

黃盈豪	以「泰雅烘焙屋」重現傳統泰雅族共食共作文化，讓重建區部落居民永續自足
呂凱慈	以科技傳承布袋戲老師傅的操偶手技

第四屆 (2007)

林亞秀	「看」見他們的聲音，建立臺灣自然手語影像資料庫
金惠雯	建立部落文化傳承的物質基礎，推廣「部落 e 購」平台
陳雅楨	推廣「有機部落」，將廚餘轉化為再生資源恢復地利，創造新興部落產業
陳銘哲	成立庇護性數位設計工作室，幫助重度腦性麻痺患者建立自我價值
趙立真	解開孩子學習中文的密碼，完成啟蒙教學研究
李毓蓉	建立青年學子的環保概念與公民意識

第五屆 (2008)

陳俊朗	打造「飛翔教室」並製作愉快而有效的教材，改善偏鄉地區孩童學習低落的問題
陳雅楨	建立「原住民小農有機計劃生產網絡」，發展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
廖文華	打造全方位青年生活中心，用愛心、關心緊緊拉著青少年的手
趙自強	走遍臺灣兒童病房為小朋友說故事
蘇世文	帶領台北市市民管樂團深入台北看守所，用音樂重建更生希望工程
胡忠銘	建立全方位血友病友團體，幫助成年病友順利求職，並給予充分治療資訊
廖基成	致力推廣寵物訓練計劃，開創醫療犬服務，為流浪犬找到完美歸宿
蔡柏璋	透過創新劇場經營的學習與思維，打造健康表演工作環境，提昇表演藝術地位與願景



第六屆 (2009)

余欣怡	聽，來自海洋的歌——一生的目標是追尋海豚
沈芯菱	夢想驅動程式——打造兩岸三地最大的免費教學網站
高正忠	當好小孩們的第三個爸爸——弘孩兒課輔計劃
徐銘謙	建立步道志工基地，以手工修復世界級歷史古道
黃英雄	聽「心」的電影——黃英雄的視障電影賞析新典範
詹家龍	和蝴蝶說話的人——打造紫斑蝶永續生存的生態廊道
鄭淑勻	大道之行，臺灣無礙——打造無障礙空間的生命鬥士

第七屆 (2010)

李香秀	拍攝結合人文與自然生態紀錄片，喚起大眾關注瀕危物種
林君英	開玩具車陪伴孩子遊戲，期望弱勢孩童能擁有快樂童年
黃博雄	以寶特瓶纖維織布創造節能又綠化的「布花園」
楊耀民	利用水庫小尖兵「e-Meduse」，解決水庫優養化問題
鄧宗道	以廢棄物打造創意建築，讓所有資源都能夠生生不息
劉若瑀	帶領中途之家青少年「雲腳」台灣，找到安定的力量
羅永清	將創作情詩與原住民語言翻譯與對話，產生文化對話與理解

第八屆 (2011)

王宏珍	協助清泉部落的神父完成矮矮山路邊攤的活動及相關書籍，並陪伴部落孩童學習成長，用她的角度帶原住民孩童認識世界，也帶讀者認識部落文化
邱銘源	以「ECO KITCHEN 生態廚房」打造生態台灣、有機農村的共同品牌

胡文偉	創辦耕讀圓私塾，透過耕作讓孩童學習農村文化，讓孩童更加認同家鄉；農作獲益用於協助孩童的夢想實踐
夏曼·藍波安	遵循蘭嶼達悟族的飛魚曆法來傳承族人的山海智慧，因應不同季節舉辦傳統原生勞動與祭儀，藉以保留及傳承蘭嶼傳統文化
馬玉如	建立兼具環保與公益的「Give 543」網路平台，透過「捐物」引發樂於助人的善念
張淑蘭	結合蘭嶼傳統文化觀點，設立「居家護理所」，並藉由影像紀錄分享實務經驗
曹齊平	利用回收廢棄家電佈置成生活科技展示教室，並將教學經驗傳承給後輩
黃心健	製作屬於台灣人身體記憶的『身體之書』，結合紀錄片拍攝與主題展覽，擁抱台灣在地文化
黃泰吉	透過空手道的武德教育及生活的良性影響，讓孩子健康成長，成為社會的正向力量
簡志明	建立無齡限制與無障礙的閱讀空間，募集繪本有聲書等數位教材讓孩子與阿嬤分享閱讀

第九屆 (2012)

王志全	帶領中重度智能障礙孩子們騎獨輪車環島，從環島過程獲得自我成就，並傳愛給更多人
任培豪	發揚「功夫小太陽教育計畫」，將品格教育結合武術學習，將溫暖與正向力量帶給這群成長過程中極需自信的孩子們
陳文靜	邀請元氣館孩童與在地社區民眾共同打造有機溫室，凝聚向心力更創造地方產值，提高青年返鄉意願



陳建泰	打造在城鄉交界的社區協力農業，協同種植健康糧食，讓原住民可以擁有對環境友善的農場
舒米恩·魯碧	舉辦以阿美族母語音樂為主體的社區中小型活動—「阿米斯音樂節」，傳承阿美族文化與精神，並藉由音樂節發展異業結盟，創造經濟價值
黃明正	以台灣為起點開始執行「倒立先生環球計畫 15 年」，在 20 個月內完成環台表演計畫，在各縣市駐地表演，宣揚雜耍藝術的理念
楊淨淑	協助父親楊三二進行一冊木屋造屋計畫，透過換工及伴工模式傳承木工工法技藝
廖聖福	透過「漂流木不流浪」計畫，結合木工技藝傳承、產業創新及公益推廣等面向，幫助地方社區與偏鄉發展，進而輔導年輕人返鄉
潘美綠	為身障及弱勢族群打造「無障礙錄音室」，製播公益與社福性質的「公益專業頻道」，提供身障人士擔任 DJ 的工作機會

第十屆 (2013)

方荷生	建立整合「食物 + 實務 + 時間」的「南機場幸福三 P ✓ 銀行」，將物資有效分配給需要的居民；達到照顧弱勢、社區互助、自給自足等理想
吉正然	以藍芽技術結合智慧型手機與網路，為視障朋友打造導航應用程式，給予定位與導航的功能，讓他們了解自身周圍環境，讓他們的世界不再黑暗
林詩頌	以台灣民俗活動為主題，結合生動有趣的「樂高」機器人，創作科學展覽，讓孩子們透過靈活的教材學習科學知識
金欣儀	成立「直接跟農夫買」社會企業，穩價穩量收購農產品，讓農民安心採用友善環境耕作；同時結合新興創意人才，翻轉農業困境，永續經營

侯勝宗	創立「計程車創新學院」，為台灣建立跨車隊的教育訓練平台與網絡，並結合觀光服務與計程車產業，同時解決地方司機素質不均及收入不穩定的問題
洪聖雯	呼應「以結紮代替撲殺」的理念，以澎湖為起點，實行流浪動物絕育計畫，以實際行動證實大規模、高密度的絕育才是有效控管流浪動物數量的方法
范志明	打造台灣原創手工琴，以此增加部落居民的工作機會，為地方經濟注入源頭活水
陳秀玉	培訓 BC3 地板滾球選手參與地板滾球國際賽事，藉此實現自我，創造生命奇蹟
黃冠螢	成為專業紅鼻子小丑，巡迴全台各地安寧病房與療養院做小丑表演，散播溫暖、散播愛的同時，喚醒人們最真摯的情感
趙鈞正	運用手工製作的手操木偶，關懷和陪伴育幼院童，希望能啟發孩子對未來的夢想能力
賴萌宏	成立小型生態與生產共存的農場，提供鄰近社區居民以無償認作方式，學習對生態友善的耕作方式，讓生態多元樣貌於農村中再復榮景
賴麗君	以《神戲》紀錄家鄉歌仔戲老戲班「新麗美」與越南籍當家花旦安妮的故事，復興沒落的歌仔戲文化產業，並打破社會大眾對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



夢想・世界

第一屆 (2003)

- 艾和昌 載著臺灣駛向全世界—阿波羅四號的太陽能車前進 2004 年雅典奧運
- 曹齊平 研發創意科學實驗玩具，讓全世界窮學生都有機會使用
- 林麗芳 鏡頭下的菩提與人生—喜馬拉雅山上的小喇嘛

第二屆 (2004)

- 張平宜 推動麻瘋村小學興建工程，打造回歸社會文明的希望道路
- 朱學恆 領導 MIT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中文翻譯計劃
- 林豪勳 挑戰全身癱瘓障礙，展開橫渡世界五大洋冒險之旅
- 李曉菁 出版「臺灣口述歷史英文選」，讓臺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第三屆 (2006)

- 黃百樂 要做世界第一的女攀岩手，爭取兩性運動權平等
- 王徵吉 紀錄黑面琵鷺全球飛蹤 12 年，完成世界首部黑面琵鷺全年生態紀錄
- 宋明杰 黑吉米計劃—幫助台美混血兒吉米，展開找尋父親的尋根之旅
- 丁文卿 臺灣青年的關懷跨出海峽，成就柬埔寨孩童的學習夢
- 張景皓 以英文為偏遠地區學童搭起邁向國際的橋樑

第四屆 (2007)

- 郭秋良 在極地追尋獨角鯨的劍舞，製作全世界第一部追蹤角鯨的科學與自然紀錄片

- 洪佃玠 生物農藥改善自然環境，打造臺灣基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 顧允岡 結合園藝治療與傳統農業文化，打造「生態村」，為精障者找回回歸社會的希望

第五屆 (2008)

- 劉翔頌 創立一個以行動教室推廣外語學習活動及國際文化交流為主的社會企業，並培育外語志工回饋社會

第六屆 (2009)

- 陳彥博 不只零下 40°C—沒有夢想到不了的地方
- 趙建民 看見聲音，聽見聾人的話語—結合數位發展典藏手語文化
- 賴樹盛 讓邊境不再繼續無根漂流—夢想醞釀的邊境小屋

第七屆 (2010)

- 林孝鎧 單車橫越 25 國，讓世界看見台灣、給下一代做夢的力量
- 林念慈 在尼泊爾推展「環保布衛生棉」及「婦女衛生教育」計畫
- 高銘和 完成「中國百岳攝影計畫」，讓更多人瞭解大自然奧妙
- 郭俊賢 車隊參加「殼牌省能車馬拉松大賽」，宣揚能源科技生活化
- 廖敏惠 參與國際海洋保育團體的航行，宣導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第八屆 (2011)

- 吳建衡 帶著台灣特有民俗文化—電音三太子環遊世界，向世界介紹台灣



張 正 經營《四方報》讓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藉由母語刊物一解思鄉之愁

第九屆 (2012)

朱永祥 建立公平貿易平台，在台灣行銷海外弱勢居民的手工藝品，輔導海外弱勢居民自力更生，改善當地生活環境與品質

李筱瑜 目標搶進鐵人三項職業組世界排名前 30 名，分享自身故事鼓勵並帶動國內運動人口與相關產業

張良伊 紀錄探訪南極的過程，透過環境教育的巡迴分享，以文字、影像引發台灣青年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並將環境保護落實於日常生活

莊智超 創辦個人經驗線上影音圖書館，分享個人就學、就業經驗，提供台灣年輕人看世界的窗口

陳蔚綺 帶領身障學生參加國際障礙者鋼琴大賽，與各國好手交流技藝，也讓他們的努力與才華被世界看見

第十屆 (2013)

楊重源 為西藏塔須村居民籌募營養品與藥包資源，並成立「KARMA 基金會」，讓義診送暖到藏區的梦想永不間斷



第 11 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

夢想 放膽做

發行人 蔡嫦琪
總編輯 常璽
策畫 台灣帝亞吉歐公共事務部資深協理 許鴻鵬
台灣帝亞吉歐企業社會責任暨溝通專員 江怡臻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工作小組

責任統籌 胡郁婷
撰稿編輯 胡郁婷、張雅劼、黃鈺珍、郭怡欣、歐玟秀、黃立彰
美術設計 Wen
編輯排版 包柏頭
校對 胡郁婷、黃鈺珍
照片提供 吳建衡、阮建曄、林芝韻、周俊勳、金磊
徐敏雄、連德安、陳允萍、陳立超、陳映伶
黃博浩、黃裕翔、曾文勤

出版發行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
客服電話 02-2606-8228
公司傳真 02-2606-8238
公司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266 號 16 樓之 1
官方網站 www.eastgold.cc
客服信箱 win.servic@gmail.com

商務整合 點石成金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印製 日宏紙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一版
定價 新台幣 280 元

版權歸屬於帝亞吉歐台灣分公司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夢想，放膽做：轉動世界的力量在你手上！／胡郁婷等撰稿．-- 第一版．-- 新北市：零極限文化，2017.06

面；公分
ISBN 978-986-94687-3-2(平裝)

1. 成功法 2. 自我實現

177.2

106006093

在實踐夢想的過程中會遇到什麼？

失敗、打擊、沮喪、失望……

「真的去做之後才發現，原來沒有我以為的那麼簡單。」

為什麼歷經這些他們還能繼續堅持下去？

「我只是想把這件事做好！」

這是一本紀錄你我身邊無畏的夢想鬥士，堅持信念的逐夢故事



NT\$280



點石成金